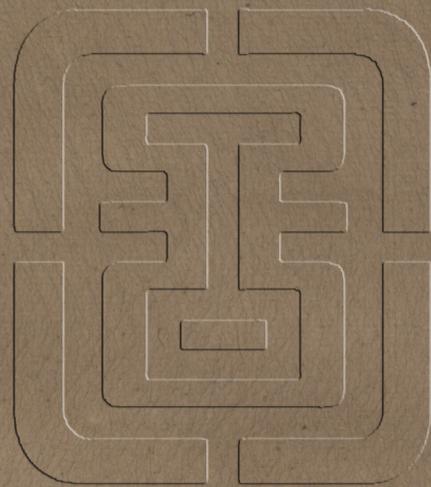


1467



金華黃先生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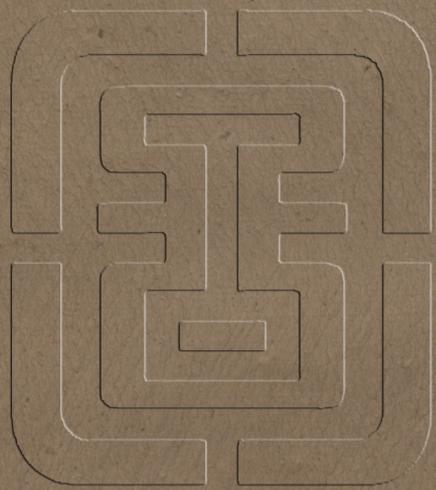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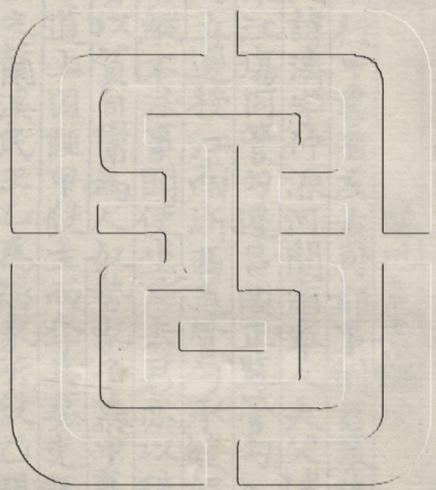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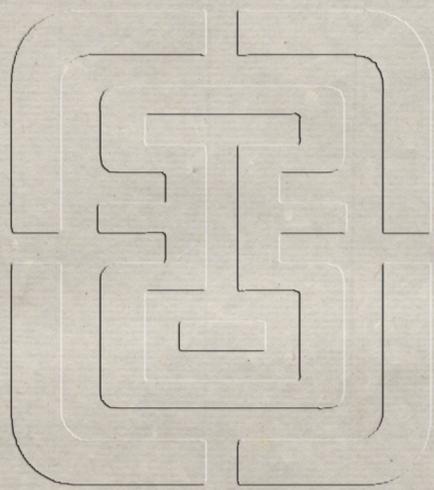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續葉二十八

銘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劉君墓誌銘

君姓劉氏諱濟字仲源河間肅寧人大父法靜父元皆弗仕至君始以東江場同管勾遷昌閣正監管勾入御史臺為宣使肅政廉訪司立選授江南浙西道管勾承發架閣兼照磨以照磨劾其使貪縱不法事聞使坐所去君亦以秩滿調婺州路司獄有余甲者以貧自鬻為人奴勢家子慕甲妻美弗能得會其主病死金華道上因誣甲殺主而奪其妻吏既傳致成獄君直其寃破械出之蘭溪民王乙為怨家所殺乙親戚兩人將訴其事怨家懼更屬吏捕治兩人謂乙私其妻實共殺乙賴君言徙其獄旁郡兩人得不死他以事株連若鍛鍊無得而久繫者君志

首卷三十一
為剖析所活十有四人所縱遣八十餘人永康大姓以睚眦之怨歐人至死有司弗敢詰及抵告者罪君求得其情乃收案殺人者宣慰使而下以受賕曲法敗者五十餘人用舉者後入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為令史丁父憂服除授湖州路總管府經歷於是

天子方用言者悉徙江浙行中書省郎中以下他官更取材望補其處君以選擢左右司都事且追用平反超陞承德郎到官明日而卒延祐元年七月二日也得年五十有五其孤汝珪等將奉柩歸肅寧以某年某月某日葬縣東安仁鄉長城之原泣謂潛子辱游於先人最久宜知先人蓋有述潛娶人也幸能道君為獄官時事他宜傳者詎止是邪史稱于公為郡決曹決獄平今所見獨孝婦不殺姑一事而太守莫能聽至令抱具哭而

去然則君亦足以不朽矣謹次而為之銘君娶曹氏次林氏子男三人汝珪汝禔汝弼汝弼女三人長適同郡韓梓道餘在室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銘曰

孰降之材而奪其施孰授之器而易其宜百疇一逢孰終尼之維善無小維官無卑考事列辭式昭厥垂

深州知州致仕劉公墓誌銘

公姓劉氏諱守讓字謙甫其先由大父立而上世為汴人金末父信避地真定因家焉故今為真州南宮縣人母李氏有五男子公其季也公年甫踰弱冠入秘書監為奏差尋又入御史臺為殿中司知班以之擢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管勾承發架閣庫兼照磨時方新使名以正憲度將指者皆名卿參佐悉取材望公妙年首膺其選深自砥厲以求報稱間有慮囚攝使事

行郡邑懲姦貪省冤滯接引善類所至輒有聲居七年乃代去
調發州路總管府知事俄復入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為令史調
霍州靈石縣尹未上下內艱服闋改慶元路平準行用庫提領
秩滿以奉訓大夫真定路深州知州致仕至順二年十二月十
五日以疾卒于鄭之寓舍得壽七十有五公長髯秀眉容止言
論閑雅不迫有古君子風善屬文尤喜為歌詩以其自號扁所
居室曰本齋琴樽圖史羅列左右退食則宴息其中客至與談
中原文獻之舊娓娓不倦性廉退不急於進取每詣京師輒自
赴吏部銓倪首常調殊無難色其任筦庫也分帥閩乘廉車者
皆公故茅夷見公必與均禮公執其分守滋益恭仕既久而家
愈落歿之日賴故舊致賻遂乃克以斂其清約如此娶鄭氏張
氏皆先卒子男五人長元以公廕為晉寧路石樓縣尉次貞祐

某某女三人長適管軍百戶孫毅次未行次適孫某孫男三人
次一人初公母氏卒于建鄴葬城西之清涼山元等將以某年
某月某日奉公柩葬其左貞來俾潘為之銘始公佐憲府潘因
公行部以諸生禮見公未嘗以凡子遇我自是周旋公父子間
殆四十年銘非潘其誰為之雖不文不敢辭也公家世之詳約
齋劉公實誌之此不著銘曰

人孰不仕易失者時嘆老嗟卑百喙一辭猗與劉公蚤有令聞
素乎其位無喜無愠澤及後人惟德之符我銘孔昭以厲鄙夫

福州路總管贈嘉議大夫太府卿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
郡侯謚景惠趙公墓誌銘

公姓趙氏諱執中字景賢世為趙州晉寧縣人祖謙趙州都目
父珣將仕郎萬州萬戶府經歷至元初太尉河南武定王為征

南都元帥合蒙古漢軍擊襄陽公時年未弱冠以推擇為吏隸河南統軍司從築白河口鹿門新城元帥察公材可用因寘之幕府公雖主治文書不專以鈎撻趣辦為務日與士卒同冒矢石未嘗辭難凡軍中大計亦往往由公關說用久次陞提控案牘歷行中書樞密兩府掾太師淮安忠武王以右丞相行中書省事復署公為屬時襄陽已下丞相總諸軍水陸並進公與在行從諸將轉戰而前既渡江取鄂州丞相提舟師順流而下俾公從平章政事楚國武定公分治省事移書諭降荆湖諸州軍十三年春丞相至臨安以宋版圖求上計功行賞公自行省令史拜中順大夫壽昌府知府行同知真州路總管府事久之用例解所佩金符向容武毅王時在樞密丞相言公於渡江有勞且嘗蒙上恩備官使宜因其舊職序進之武毅以聞於是得

不以有司常法限其資級改朝列大夫同知泉州路總管府事用薦者以朝散大夫為南推路總管除中順大夫福建等路都轉運鹽使秩滿以少中大夫為福州路總管至大二年九月某日卒於官享年七十公之在泉州也盜起安溪掠大洋川擄石盤頭勢張甚守將莫知所為公單騎直抵其處群盜大驚公徐曉以禍福則相與羅拜願貸死公因撫定之後皆為良民蓋公久居兵間聲望已著故能使之嚮伏如此其以省檄閱漳州金穀也得羨錢五千緡米萬石其為轉運也惠富商交場吏受鹽不以法命以竹器如法實鹽而徵福之南臺列倉于漳泉興化以貶之持引就受鹽者無容其弊歲得羨鹽五千九百引其善理財又如此惜夫久在外服其政迹有非談者所能悉知也夫人王氏劉氏皆先公卒子男七人長曰鉉以公廕入仕今為

承務郎婺州路東陽縣尹孫男七人鉉等既以四年十月某日奉公暨夫人之柩合葬晉寧孫材先塋之次後若干年始得請於朝贈公嘉議大夫太府卿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謚景惠仍贈夫人天水郡夫人爰以書來願得銘昭揭墓道潛惟人材之生必于興運匪特將相重臣兩有文武其僚吏亦一時之選也千載之下尚論其世知有伊呂蕭曹而已其能因事附見於策書者幾何人哉然則公之事固不可無述也乃弗辭而銘之銘曰

嗚呼趙公受材孔良歛藏不耀出其豪芒銳猊百萬長鍬釣戟公於其間持以文墨豈無悍強畏此藹書颯騰電擊靡亟靡徐江流湯湯其險莫測投鞭而往歸歟爾獲孰發而蹤其功也人公罔敢知國有元臣元臣之賢

天子之聖曰汝遺賚汝初命公材則多無適不宜魚符龍未究厥施尚其嗣人克圖不朽馳書謁辭式告永久

亞中大夫漢陽知府致仕盧公墓誌銘

公諱克治字仲敬姓盧氏其先由范陽徙河陰徙滑之胙城魯祖諱某祖諱鉉皆不仕考諱璉嘗佐開州軍事因家焉故又為開州人公少負志氣稍長知讀書慨然思自奮拔於功名至元十三年從軍取淮南有勞入淮東都元帥府為令史厥明年國家底定南服論次功賞授承務郎漢陽府判官時郡邑新附人心向向上德撫慰綏集之者公之力居多換從仕郎龍興路總管府經歷用察官及部使者薦擢注西行尚書中書兩省左右司都事以材敏見知於參知政事東平徐公亡何以事乘傳入

奏京師遷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於是徐公方持部使者節漉浙右亟剡上乞署公臺職未報而公去為兩浙都轉運鹽副使東南財計莫重於鹽筴先是恒以歲賦減耗為憂公規措有法自當筭外得羨鹽八萬九百引以最聞除知平江常熟州下車牒訴空集公談笑立決吏畏服如神有以強盜坐繫者公探其獄以為此愚民無知曰客舟漂抵旁近地而利其菽粟耳非有首事合謀受分之驗不可悉責之死僚佐疑不決後竟如公言獲減免者三十有九人歲饑諭大家使賑其不能自食者民用無轉徙既又以為利未復則旱澇之患不可去乃行視許浦福山諸水之故道湮廢不治者十有六募民浚導之如其舊為水門以時其蓄泄之宜而閉縱之凡役工一百一十四萬所食米以石計者三萬四千四百鹽以斤計者一萬九千九百官

無毫末之費而民得其利不以為病也田里既以無事乃大治學舍凡廟像器服之不如法者易而新之田租之冒沒者理而復歸之其所以嘉惠是州者閱五載如一日會

朝廷以沒入朱張家財物悉歸

中宮擇可任出內之寄者或言前簿錄朱張家時公嘗被檄與聞其事乃命公縮銀章為江浙等處財賦都總管以泄焉常熟之人皆重惜其去相率為生祠且請于前史官聊城周君作父以記之有司其實以聞除知建康溧水州其治如在常熟引年以知漢陽府致仕累階亞中大夫公素薄於榮利既謝事居吳中一室脩然日與賓客以觴詠相娛樂至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疾卒得壽七十有四夫人李氏與公生同歲先十二年卒以泰定某年某日合葬開之濮陽縣黃斌原子男四人

長曰指奉議大夫晉寧路潞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與魯勸農
 事次枕蚤卒次惺次悅女三人長適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奏差
 劉徵餘未行孫男二人保僧閨僧女二人俱幼公所為詩曰琴
 川集者若干卷由錢唐集者若干卷並藏於家惟盧氏望記陽
 號稱官族其別於開有任叅知政事追封范陽郡公謚文昭者
 曰克系公之伯兄也文昭之子景今江陰州尹亘以文章家知
 名終於翰林待制而公又有潞州以為之子方只而未艾一也
 是不可無使來者知積累之自潞州以公行實來徵銘謹序而
 銘之銘曰

奕奕盧宗世有顯人緣公兄弟弗墜蓋振公之受材孔敏且裕
 載而四馳以徃用譽胡既遇矣不究于施曰子其休退也委蛇
 勾吳之墟言游之里遺愛在人匪遠伊迩人孰不仕孰完於公

始卒無疵而以豐終公不三事公則有子揚詩墓門垂示無止

正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王公墓誌銘

至正元年十一月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王

公薨于平江里第諸孤以二年正月某日襄大事於吳縣長

洲鄉陽山金井塢奉知宿州 大中之狀以換潛曰墓宜有銘

君其執筆毋讓謹按公諱都 字元俞姓王氏其先河東人始居

江左者曰融四世至晉丞相導又十二世至隋溫麻令懷鐸唐

廢溫麻置長溪其子務琬襲職長溪令回家焉遂為其縣人長

溪令福寧州也又十三世至 贈太子太保戩太保生贈太子

太傅椿於公為高祖曾祖諱 全以進士起未及改官而卒累

贈太師追封魏國公曾祖妣 氏信衛國夫人祖諱方大贈少

保今以公貴贈 大夫 上輕車都尉追封太原郡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一
七
侯祖妣穎川郡夫人陳氏今追封

郡夫人

府君魏公

第四子其第五子忠文公伯大勉齋黃氏高第弟子以直道事
宋理宗至叅知政事為時名臣考諸積翁用忠文公奏補官累
遷知南劍州加兵部尚書除寶章閣學士福建制置使知州如
故於是宋主已奉表納土而福建猶未下乃夜抵福州以八郡
圖籍上于行省至元十三年十一月也行省承制易以新官既
入覲

世祖皇帝於上京乃降金虎符授中奉大夫刑部尚書福建道
宣慰使兼提刑按察使尋真除兵部尚書拜正奉大夫叅知政
事行中書省事將之官江西俄為國信使宣諭日本初抵其
境郊迎甚殷請遂以詔書未至而遇害于海上事聞賜
謚敬愍侯後二十八年

仁宗皇帝以公有請贈祭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閩國
公改謚忠愍妣安人陳氏林氏皆前卒葉氏今封閩國太夫人
張氏實公之母痛忠愍歿于國事哀毀如不欲生斷髮為比丘
尼公生三歲即以恩授從仕郎南劍路順昌縣尹至是甫七歲
從棄大夫跣哭赴訴于闕下

世祖皇帝為之震悼給驛券俾南還勅行省為窮治其事仍賜
以平江田八千畝宅一區因之居于平江而著籍焉上念忠
愍不置有旨視故所居官下二等錄用其子忠愍之子七人
惟公獨存乃授公少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公時年十有
七僚吏見其年少頗易之公持之以靜遇事剖析洞中肯綮皆
聘貽不敢欺崑山有詭易官田事覺而八年不決者公披故犢
而洞見底裏其人乃伏辜吳江有違拒有司築隄護田之令而

歸過於衆人者公詢知其故皆置不問其人乃無所逃罪舊稅
官酒鋪多取於下戶而富家或不與公始建議悉以田之多寡
為則人服其公學舍久壞不治而郡守缺公曰聖人之道人所
共由何獨守得為乎乃首募大家合錢新其禮殿士論美之秩
滿除浙東道宣慰副使發之金華有歐殺人者吏受賕以為病
死公摘屬更覆按得其情獄具縣長吏而下皆以賊敗張省四
者居餘姚海濱恣為不法擅制一方吏無敢涉其地公痛繩以
法衆皆大驚且稱快焉昌國在東南鉅海中颶風激海水漂人
民廬舍公不憚其險親往賑救之先是官府應辦率賦民以錢
使以子本相生謂之規畫所賦錢不過數緡而取其麪至數百
斤豬羊至數十頭公命入其息而用市估償其直以紓民力是
時經制未立公患吏易於舞彙集條畫斷例為八十帙俾有

所導守而無以容其姦部者哀公政績列薦于朝未報而遷荆
湖北道宣慰副使歲遣大侵公躬履山礪以拯其饑靡憚勤苦
江陵沔陽荆門之民賴以全活者數十萬江出三峡至江陵勢
益舒緩水環城而流自宣慰使劉陘南湖而舟楫不通民
去城十里始得粟米薪芻公為濟之使復其故仍鑿新河與之
接人以為便

武宗皇帝詔更鈔法行銅錢而鼓鑄之法廢已久宰相以公今
之通才宜無所不知乃奏除公江淮泉貨監公以銅不足為憂
詢知饒之德興有膽水可浸鐵為泥以火鍊之悉成美銅如其
法行之得銅數十萬斤凡天下為監者六惟江淮所鑄錢號最
精未幾而錢復廢不用改郴州路總管柳居楚上流洞蠻徭獠
往來民間人憚其強猾莫敢與相貿易公煦之以恩懾之以威

乃皆悅服而相安焉。患夫依阻山林，乘時陸梁，則莫難其草樹，使無所蔽障，出沒民漸，染其俗而喜爭，一不憚意，輒起而相讎。公大治學舍，作講筵，蓋笙磬琴瑟之屬，俾其人識先王禮樂之器，命立鄉校，而使受業其間者，以月之旦望來會，延宿儒以義理開曉之，俗習為之丕變。山郡可耕之士，殊少，民多艱食，時方貯贓田米于官倉，缺官支請者數千石，公悉糶以濟其乏，同列利於賤糶，或為異議，公不為動，民賴以生，先是受納秋糧石加五斗，公始平其概，量民皆負餘米，謳歌而去，征商之制有任稅而無過稅，公命務官取之必法，而行旅皆欲出於其途，使客往來，食飲所須，官有規畫之名，歲所賦錢不過百五十緡，公以此湖龍泉塘流盃池，俱官產，募民鑿稻蓄魚，且即其下流造水磨，屑麥為麪，歲所得百倍於官所賦錢，厨傳既豐，民亦少蘇。

川賈郡城中古語云：三川塞關，郡當公觀其壅於客土，謀疏導之，而作陂於其西，障水使勿泄，人不勸而自奮，橋梁壞則繕葺，令一新，民不病於役，有訴其祖父之墳為豪家所掘者，吏莫敢問，公至乃直其事而歸其墳，有訟其繼子為盜者，已傳致成獄，公愀然曰：父於子而論為盜，既已虧恩，況未必有其實乎？乃親鞠之，果得真盜，而其父子如初。鄰州茶陵富民，暈時中死，無子，惟一小妻及其贅壻，妻誣其壻拜屍成婚，藏隱玉杯、夜明珠等，株連八百餘人，奉使宣撫，移其獄以護公窮探，而得其情，乃正其罪。州長吏而下計其賊至十一萬五千餘緡，人以神明遷正議大夫，饒州路總管年饑，米價翔踊，公以官倉之米定其價為三等，言於行省以為須糶以下等價，民乃可得食，未報又於下等價減十之二，使民就糶，時宰怒，公專擅，公曰：饒去杭幾二千

里比議定往還非半月不可人七日不食則死安能忍死以待
乎其民亦相與言曰公為我輩而減米價果加罪於公我輩當
粥妻子代公償時宰聞而為之釋然郡以土產買金視人戶貧
產為高下歲久貧富不常貧者多仍舊額富者一無所增公鈞
考得其實而不使人知之獨以己意為文書令德興丞彭庭王
徑達于行省宰執都司成訝公不用公文庭王曰給管寧不知
此願其事涉衆議難於齊一故爾乃報如公言而金課以均包
銀之法戶不過二兩同僚瞰公之出立扁籍民數多或徵其十
倍少亦倍於元科公既還命一以詔書從事民所輸無過二
兩者未幾包銀罷中書責有司奉行太峻而謂公能卹其民特
以名聞鄱陽官蕩舊聽農家取草以糞田家戶擅其利必納錢
乃得之河泊之課歲為錢五萬餘緡

朝廷既捐以予貧民聽其採捕而豪戶亦捫為已有使不得被
上賜公痛懲而禁絕之人懷公惠共立石以頌美焉里正主首
同役於官第物力有高下之不同其舊俗事悉取具於主首而
里正坐視其成公始命驗田之多寡而均其役郡所統州縣地
大且遠民以所差吏卒為苦公為立印簿令社長書其乞取之
物與凡所為之事月一上之由是鄉落間無復叫囂陳突之患
餘干州以經理田糧官吏相與為欺吏懼公燭其姦首賊至十
餘萬緡州長吏而下皆以罪免東湖者都君將梅銷故壘所在
也學官僧寺爭欲得之公謂此官地俾歸于官而捐俸賞買交
芟魚鱉之屬納其中取孳息以給使客之厨傳公之為郡所至
政平訟理而於米鹽碎務靡不周盡類如此父老或以兩岐之
麥六穗之禾為獻公曰此聖世之嘉瑞非臣下所敢當遂以聞

于

朝部使者方交章舉之而公以內憂去郡民生為立祠而以麥
禾之瑞饒于祠記之石服闋除兩浙都轉運鹽使未上擢海北
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中書以

國計莫重於鹽筴復奏如前除益亭竈戶三年一比附推排

世祖皇帝舊制也任事者恐斂怨久不舉行公曰為臣子者使

皆避諱何以集事乃請于行省徧歷三十四場驗其物力之高

以損益之役既平而課亦足公私便之

朝廷給降工本錢漕竄官汙吏培克之餘人戶所獲無幾公始

建白擇有司官詣場給散以絕其蠹弊取草於沙塗以為薪者

舊例責以輸租公力言而薄其征常時遣吏卒下場視令丞如

奴隸公以信牌代差人而人亦無敢違者私糞盜販之鹽亦出

於官場公謂不宜獨加軍民官以透漏之罪乃嚴為之禁督責
所屬官吏事至立決不遲之徒攀援以構陷平民者無所用其
姦行省左丞相脫歡荅刺罕薦公材任閩帥未報而臺臣奏
擢公福建閩海道肅廉訪使公方以激濁揚清為己任俄陸中
奉大夫就除福建道宣慰使都九師福州三湖之水溉民田萬
五千畝間壞而豪民擅其利公首修復而還其舊汀漳與谿洞
接境故立屯種田死徙既多因廢不理公建言乞如舊制且耕
且戍以綏靜一方改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天曆初被省檄慙
點七路軍馬境內晏然徙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凡三易鎮皆
佩元降金虎符廣海之間民夷雜處反側不常公為文以諭之
使勿回事以結仇縱毒以報怨苟能謹租賦以奉公上畏法令
以保室家然後與爾輩相安相樂共處此土公恩威素著聞者

皆敬畏莫敢犯兩淮鹽法久而益壞

今上皇帝即位之某年謀擇人極其弊而無以易公乃命公以

正奉大夫行戶部尚書兩淮都轉運鹽使遣中書省掾賈襲衣

法酒至吳中諭上旨起公於家公治事伊始叅酌前所於兩

浙者次第施行焉創通州狼山肺引海水入揚州漕河以通江

淮築句容陳公雷塘三河濬真州硃金沙以行運船請每歲住

煎鹽十萬引而以流管養鹽足其數鹽法既修特旨賜以名酒

精繅白金五十兩龍數彌渥尋拜公河南江北等處中書省叅

知政事行次宿遷以疾作南歸於是

天子亦閔公之老詔即其家拜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

事公感上眷力疾就道日親藥餌猶覲少蘇以圖補報夫何

疾勢日甚還吳下未幾而以訃聞公元配周氏叅知政事文英

之女先二十三年卒追封太原郡夫人繼室氏子男八人長

曰畛以公廕當補官未命次曰暉已卒曰畦以國學生為江浙

等處行中書省宣使曰昉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奏差曰

晄曰畋曰疇亦卒由晄女三人連周殷鄧孫男

七人祐祺禎禧禮禮倚女五人公天性純篤夙負大志每念未

及成童已登仕籍常思自效無負國恩既失所怙羈孤萬里筑

筑子立先友燕石丞公楠一見知為令器深加獎掖而策勵之

年幾弱冠為郡別駕若老於政事者暨倅大閭典名藩承宣撫

字籍甚能稱古之良吏莫能過也若夫理財之事固非所素習

而公才謂通敏不局一器恢恢餘刃無迹可窺至於文武二柄

風紀一司尤國家所倚重公三佩兵符兩持憲節雖在職日淺未究於設施

而大綱小紀皆已備具晚參大政願遇益隆人方後公盡摠宿
蓋入陪廟論以大庇乎斯人天胡奪之遽耶公居官謙沖退託
若無一能於小夫下吏接之恒歎然若不及而處事剛決意之
所向子弟至親公鄉至貴莫能回也公事親孝志愍之失人凡
公所逮事者皆為執三年之喪張夫人寢疾躬治粥藥衣不解
帶者十旬及其既沒偶以山丹花置几筵問花謝結實如桃而
色正白蓋孝感所致祭工刑戎咸為賦白華之篇公清白之操
得於家傳敷歷四十餘年故所賜田宅不增一墮不易一椽廩
祿多以周其宗族姻黨周夫人所遺奩田悉賣以自給公髫髻
時留京師聞魯齋許公以道學淋後進即知故慕故中年尤致
力於根本之學扁其宴息之室曰本齋云或為詩清醇而不事
纖麗有小山堂葉三卷藏於家始公卧疾西湖上潛入候安否

公顧謂潛曰吾平生無它長惟孝於親忠於君爾度此疾必不
起只此為永訣能使吾不朽者惟子是潛對曰公年未及謝
天子方嚮用公百神所相旦夕且勿藥矣公領之而不復言公
之薨也潛方縻於官守無從匍匐往赴矢哀以辭用存掛劍之
誼而公家以銘求屬潛雖庸陋哀落不敢以不文為解銘曰
顯允王公展也全人惟忠惟孝墜于厥身其孝斯何世有令德
逮乎忠愍捐軀徇國遺茲鞠訥銜哀籲
天赫其龍光賁于重泉其忠斯何幼承世澤夙夙夜寐罔敢不
力乃佐鄉郡乃居閭垣爰宅乃牧來旬來宣
帝念下民觀風遣使山鑄海熬夫亦王事繡衣首蠹弗究厥施
靖共正直昭受
王知乃濟政路參秉鈞軸坐鎮南邦暫淹外服

上方仄席庶幾公歸遠猷未告喪其著龜史氏庀文考次功伐
系之以銘式彰遺烈

奉議大夫御史臺都事李公墓誌銘

公諱拱辰字廷弼姓李氏世為磁州人其先居邯鄲曾祖儀仕
皇朝為灤陽令回家為祖設以駙馬都尉忒木台分封磁為
其人匠局提領父著世其官剛果敏達為衆工所嚴憚積勞陞
某官進秩七品後以公貴贈承德郎母張氏封恭人有子三人
公其長也幼聰慧甫成童能自力於學既襲父職歎曰是可以
行吾所學即輒弃去游京師

成宗時以善譯語得備宿衛大德三年秋授承事郎高郵府判
官高郵初為路隸淮東宣慰司後改散府隸揚州路而宣慰司
役屬之如故吏民咸以為病公白于奉使宣撫謂復宣慰司便

回併公驛聞中書奏可之揚為會府歲所需葉結阻於牒壞
而經涉重湖遇水涸冰堅尤苦於負荷公言通泰如臯諸州縣
水運為易且兩入已足用請盡免為會福院所設營田提舉司
屬民最甚用公言罷去而責成於有民力以紓甓社等三十六
湖隄僅如綫間有衝決則道路絕而禾稼矣公先事為脩脩除
以時而民不知有役吏胥冗濫則汰斥之暇日則率僚屬入學
聽講有餘力則倡衆繕完公宇使一新去之日如始至焉至大
元年秋遷紹興路新昌縣尹歲饑道殣相望公稽貧民之數老
弱者賑給之少壯者俾富家收而傭之疾疫者救療之所全活
甚衆忠經界之不正則覈其案而圖其地形書其保甲編次鱗
集印分兩券間官報其左戶執其右鬻產則券隨之隱沒詭併
之弊無所容而賦役以均邑去郡遠而舟楫不通民疲於輸糧

公請以土產布代其入餘為邑儲手書訓飭之辭俾人知遷善遠罪土俗惑於陰陽拘忌親死至數十年不葬公下令不葬其親者不孝論不旬日而葬者以千數有所追乎必循舊法遣牌為信民以不擾有聞爭悉送者長使質其是非而戒諭焉或誘以鄰境不決之獄凡所平及無不服其明允官府既日以無事乃大脩孔子廟而新其學舍至於縣廨驛亭川梁達路有廢必舉人誦其政以為創縣以來四百年間未之有也皇慶二年春陞承直郎湖州路歸安縣尹邑附於郡事多掣肘公守法不阿有爭家財而骨肉相戾者諭以天理感悟而去有以死獄誣平民者折以片言遂服其辜京師貴近有指邑民之妻為其逃婢者中使替捕甚急公不為遣卒歸其夫每歲二稅先期至者輒勞以羊酒人皆知勸莫敢自後前是圭田多荒責里胥代輸其

祖公屏吏卒步入阡陌間視地之肥瘠定為歲入之數募有力者使墾種之有旨經理田土奉行者率務增加以為功公不苟隨聽民自占至者以所增田僅百五十頃議倍加其賦公曰吾官可棄民不可病也卒從公言仍其舊省臺交章舉公廉能迺祐四年夏除承德郎中書戶部司計六年夏擢監察御史於是

仁宗臨御日以天下已安已治而不自神聖樂聞讜言時適有結交權貴人假藥術以媒進者躡遷翰林學士承旨公曰承旨任親地密處諸學士上彼何備而得此將何以贊書命待顧問乎同列祖視噤不敢出一語公獨奮然奏劾之上初不以為忤會內府市薪炭司出納者侵官尅民私其錢十萬餘緡公發其奸章再上未報解印綬往去群儉自得投其隙誣奏以所按

不實名致詰問賴近臣力救而止

上尋悟是年冬即以公僉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事仍進三官為奉議大夫以外艱不赴七年冬復拜監察御史

英宗在儲邸風聞公名至治二年春特除公御史臺都事公持文墨議論以正憲度人服其知大體未幾以內憂去遂卒于家泰定元年三月二日也享年五十有七其年六月十八日祔葬于北庸鄉之先塋公持身嚴恪而待人謙和處族姻里黨各盡其道樂稱人之善苟有過必面折之周人之急一無所靳居清要而不忘丘壑白髡平野以見其志平生嗜社工部詩顏太師書亦意氣之所合不特愛其辭翰之美而已歷官三十年家無留貲治一府二縣興利除害靡有遺力所至咸為樹碑以紀遺愛其立乎臺端抗言無隱真君之遺直哉公葬二十有四年而

墓隧之石未有刻文其子益懼愈久且墜逸奉本省照磨官劉金暨同知磁州事張公術所為狀俾潘序次而為之銘潘竊觀公在

朝廷上下之際相成如此誠千載之一時謹撫狀所述序其行治之詳而著其大節於銘詩用昭示乎方來非徒以見公之賢蓋將以明

先帝之聖德於無窮也公娶安氏追封滄陽縣君吳國忠敏公之孫人匠局某官裕之女以至順二年五月九日卒其年六月十九日合葬為子男一人即益也用公廕之官由永嘉縣主簿辟江淞行省掾史擢本省檢校官累階承事郎女三人長適馮思敬次適監察御史重博霄次未行卒孫男四人女四人銘曰陽為君子其德必剛惟有其時績用乃揚侃侃李公蚤膺殊遇

既疇氏庸遂踐 朝著來居

帝旁耳目之司 摧奸擊疆脫略細微危言正色匪躬之故不可則止奉身而去當宁寤歎式邁其歸公去復來衆正所依百壬飲避豈公之力休休有容繫

帝之德 上方用心乃不有年拱木清風生氣凜然人亦有言君仁臣直勒銘茲碑敢告凡百

前承務郎王公墓誌銘

公諱昌世字昭甫姓王氏其先汴人宋武經大夫保信軍承宣使安道公高祖也建炎初扈蹕南渡乾道間始定居于鄭曾祖諱晞亮朝散大夫祖諱擣嘉定癸未進士任朝請大夫尚書吏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贈正奉大夫考諱應麟淳祐辛丑進士仕至朝請大夫礼部尚書兼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妣鄭氏李氏以贈舒氏以封並為碩人公幼端粹韶齒時已屹然有巨人之志不屑與群兒狎狎長益純慤視貴游華靡事漢如也用尚書公恩補承務郎未及祿而宗社已墟尚書公杜門不出朝夕坐堂上取經史諸書自解論辨公甫十歲帖帖聽受無倦自是於先賢名理之言群公經制之說至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古今礼典之困革殊聞異見靡不究悉尚書公所著述公蒐輯考訂贊助為多蓄書萬餘卷燬于火露抄雪纂至忘寢食書以復完為文一發於本實世俗風情月狀語皆所不道尤精於易筮占吉凶之驗如前知亦其誠之所致云

國朝承平既久故家子弟以攀附致顯融者不可選紀尚書公名重當世諸公謂宜錄其嗣人以表盛德薦章交上公力辭曰

士之大節嗣守為難敬身所以敬親肥遯所以無不利矧以介直之資與世寡諧倘得讀父書求已志以畢此生足矣不願乎外也公性孝友舒頌人卧病十年粥藥必親調治不解帶動逾月逮其既歿哀毀過制歲時家祭尤致其謹姊貧無所歸挾其幼穉相依者二十年歲饑米斗十千給䟽屬猶數口家素儉薄中分先疇之半以畀族人尚有怨疾不已而為計傾之者公靜以處變託保其遺緒有伐墓本者禁不可則捐厚貲以塞其欲有私粥其田及稱貸而弗償者一無所問有竊其物而捕得者公曰彼迫於飢苦乃尔吾不忍實以法竟舍之公平居不自表襮與人交無鉤距重然諾亦不苟為阿附人被患難救之必力邑有訟連坐者衆已誣服而莫敢自言公為言之卒直其寃有遇盜而加罪旁人者公謂曰汝欲得而物耳吾与汝脩之已而

果得真盜人服其長者公老益康強俄一夕感微疾將愈值舒頌人諱日力疾行事疾復作遂以泰定四年三月九日卒享年六十有一卒之日人咸為之盡傷流涕曰厚德君子亡矣娶楊氏朝議大夫知肇慶府珏之孫女子男二人厚孫寧孫女一人適楊袒厚孫男三人陞同孫膺女一人嘗戒二子曰務學以實勿事虛文持身以誠勿循詭道母以貧忘古禮母以卑墜家声二子奉以周旋訖能有立公晚自稱靜學居士有文集二十卷名靜學藁藏於家公之塋以天曆元年十二月九日墓在鄞縣陽堂鄉同壘先塋之側其塋也宣閩都司曹公愚以先世之雅故狀公行甚具而未及著于石章於是厚孫馳書於潛以銘為屬潛竊惟宋季文學侍從之臣言博物洽聞者必曰厚齋先生厚齋尚書公別號也尚書公於書無不讀記誦絕人旦練習臺

閣故事有不知必問焉暮年深自晦匿不與世接而東南學者以為宋三百年文獻所有莫不翕然宗之尚書公歿幸公克謹其傳遺文逸事有足徵者

上方稽古圖治用言者建白收

召諸儒撰定三史使命旁午蒐羅前聞而公之不起已以此充四方士大夫所共歎息痛悼者也銘其可無作乎潛晚陋不足以知公序而詩之姑以慰其嗣人云爾銘曰

二代之禮世遠莫徵嗚呼後王尚有老成文獻所存公實敬承右文稽古際今休明論撰之司史臣是膺孰無望公以時飛鳴抱器歸周旅于

天廷贊千筆削作為一經公則已折日吾其寧有謹其藏有伏必興惟文有家昭以茲銘

信州路總管府判官謝公墓誌銘

公諱晟孫字唐鄉姓謝氏宋丞相太師魯惠正王四世孫也其

先占籍台之臨海後以魯王孫女作配于穆陵賜第錢塘因家焉曾祖諱渠伯朝奉大夫贈太師追封衛王謚恭簡祖諱奕昌少保保寧軍節度使和國公贈太師追封魏王謚莊憲考諱墜兵部侍郎換保寧軍節度使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懿敏妣魏氏通義郡夫人公幼聰慧稍長能自檢飭刮摩綺紈之習而自齒於常布咸淳間用世澤入官至太社令德祐初差通判安吉州除軍器少監累階朝散郎入

國朝用近臣薦授承務郎信州路總管府判官公拜

命即辭不赴閭公復為翰長徐公琰為中執法二公皆中州大老慎許可或奉公可直詞林或奉公可佐憲府其見引重如此而公終不以仕進屑其意扁所居堂曰退樂蓄書數千卷日以教子為務公性素樂易善與人交尊官大人來江南者若馬公

紹董公文用高公克恭李公衍無不慕而與之游公為商略古今間語及承平故事疊二不倦遇風日清美輒與勝流韻士酣嬉於水光山色間析為詩直以寫其胸中之趣不苟事藻飾求媚俗也公既無累於物益自厚以尊其生百年之耆舊凋落殆盡而公歸然獨存耄期之歲童顏不衰知之者愛其有老成之典刑不知者疑其神仙中人也家適燬于災公一不問惟弗克保先世之遺書故物因感微疾以至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卒享年八十有六娶趙氏諱由棉宋觀文殿學士太師忠惠公與憲之孫女封恭人先四十八年卒子男六人長菜老用公恩為福州路連江縣名聞鄉巡檢次池武昌路儒學教授未上而有公憂次沆為伯父昇孫後次汶登卒次泌為季父曇孫後次浩女三人長適奉訓大夫等處海運副千戶孟本封烏程

縣君已卒次適太中大夫南安路總管管渴祖封平昌郡夫人次適婁壁宋參知政事機之孫也孫男三人栻杓與權女二人適閔惟德陸從龍曾孫男三人玄齡玄寶玄輝女一人初趙恭人墓湖州德清縣永和鄉方山之原至是菜老等以其年十二月某日奉公柩合葬方山遵治命也諸孫中杓尤為公所鐘愛未始頃刻去左右年甫三十有三公卒後十有七日亦卒即公墓旁祀墓為公與潛之先人生同歲潛每造公未嘗廢子弟禮而公讓不肯當以潛為忘年友父次子池緣疇昔之雅故致書及狀來徵銘於潛謹備著狀所述而考次公平生出處大略得其時行時止從容去就之際可無媿於古君子者播諸銘詩用昭示予不朽千載之下寧不有尚論其世而知其人者乎銘曰謝公恂三晉之玉孫際

今興運共惟

帝臣有命自

天公拜稽首禮進義退不居其有樂以忘憂泳游聖時既壽而康卒全其歸委祉于家燕及嗣續文獻之傳夫豈不足論撰初終有銘幽墟曷公平生孰宜特書士之大節莫出處發其幽潛式示來古

閩清縣主簿張君墓誌銘

君諱暨字升器其先隴西秦州人宋太師循忠烈王佐高宗建中興之業為南渡先將第一有傳在太史氏於君為七世祖由忠烈而下皆僑寓于杭因著籍至曾大父諱沆承直即大父諱杓忠翊即父諱炳承節即母郭氏君少孤母甚鍾愛之既長事母克盡子道母歿十餘年值諱日猶哭之慟其孝心純至天性

然也君生於華閩而未嘗習為豪侈自奉甚簡薄無異韋布之士讀書不佞挹其膏馥以為資身取寵之具務通大義而已

國兵取宋峻都右轄公留鎮南土知君才可用力薦于

朝授福州路閩清縣主簿以親老固辭不獲乃受而不赴故第燬于灾結廬取足比風雨率子弟及家僮闢地以事種蒔桑竹成陰而蔬茹果蔬分畦就列奇卉珍木有華無實者悉命去之平生與親朋里黨相往還無問貧富貴賤處之如一暇日挾客訪前賢遺蹟於湖山間遇勝處輒引滿獻酬咏歌以為樂而忘其老晚益康彊人謂必登上壽屬疾僅浃旬而遂不可為以至正四年十月十八日卒于家享年八十以其年十一月十二日祔塋于仁和縣大雲鄉洛山承直公墓之次娶劉氏太師郟武僖王五世孫女先十六年卒至是合塋焉武僖與忠烈並稱四

將者也子男一人曰鑑孫男二人映暉女二人曾孫女二人君之墓也鑑既誌歲月納于壙後二年始以狀來謁銘自昔世代遷革故家子弟席其祖父之舊以取顯融於時者固有之其奉身而退甘老朽於山林至於名字泯滅無聞者亦多矣君雖遺榮弗居深自韜晦無所見於設施後之人乃能汲二焉圖其不朽如此歿而不亡尚何憾乎銘曰

時則可仕乃高尚其志樂以忘憂如素非富貴用能保其故家而為全人於
聖世捐于墓門曰公侯之子孫有復其始在
爾嗣人

鄉貢進士項君墓誌銘

至元二十年秋九月庚申宋台州鄉貢進士項君良才卒塋以二十六年春二月丙申後二十一年君之子鼎亦卒又二十一

年是為至順二年鼎之子炯始以狀徵銘於金華黃潛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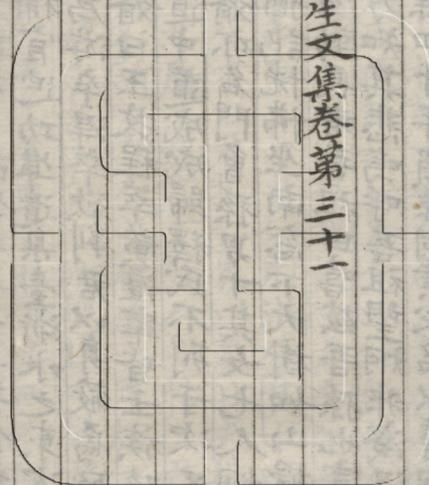
台之項氏所祖莫詳丹徒尉斯肇見有唐斯仙居人會昌進士其鳴以詩著稱史氏斯後曰勝實七葉孫勝之子祐當宋寶元復自永嘉徙于臨海十居章安幾三百載佑後三葉曰處士璣為君曾祖不耀於時負士望親廬墓三紀高公飛御傳于私史祖惠父駟克謹其承惠本胡氏處士之甥君初名珪易以今諱曰公望者始冠之字君少學詩事胡公良惠之逆子作守莆陽晚所執業時之師表白雲先生金氏安道君善說詩不務苟同曰以二南始乎國風中以王風錯於鄭衛著周興衰厥有激意檜曹之末至亟而終否秦剝復循環不窮維是有作斯為雅頌礼子之衰周公不夢哉彼秦離我心之憂如醉如噎曷能興周小戎駟鐵風緊雄偉周之為秦噫乎怖矣君性寬厚而無脂膏

亦不面斥人之是非握手屏處懇言所以聞者謝服去非求是
 鄉鄰有訟必質於君忿閱之銷由君片言却二千石王公華甫
 洎楊公棟咸加推許王公在郡政多便宜經界義倉悲君任之
 郡民新附人或獻計請括義倉以給餉饋杼鼓甫息瘡痍未瘳
 家無圭撮積負山丘符移趕辦吏卒旁午君為代輸竭其貲聚
 舍北一里大山崇二火光如射洪發其中陷者百家死者數百
 或陷不死身交木石君振私囊以募壯夫排木抉石活者十餘
 祭其死者用浮屠法謫言不驚人鬼帖二君處親舊有施予恩
 下逮輿隸莫不訢三堂有雙桂處士手植王公卿月扁字徑尺
 君弟英才與君齊名並薦丁鄉雙桂之徵君既預薦而不及祿
 終於布衣壽六十六墓在縣東保樂西鄉安仁鳳山先塋之菊
 君娶于翟子泰早世繼室以張有子男二其長即鼎以孝友聞

對策鄉校力詆權臣胡公在朝博士著作教授王宮時君舊學
 鼎以公故補官迪功准遣臬臺浙水之東次曰大有幼居侍側
 送君避兵為游卒澤卒欲刺君以身蔽焉卒驥而止竟獲兩全
 其女有三婿曰王牧程萃黃催率皆士族孫男六人炯以文稱
 次則道唯道中道成成歸釋氏不列于次又次道心士寧其季
 女則有五婿亦名門曾孫男十其女七人炯曰六歲吾祖以沒
 豐貌整容猶記恍佛坐南窓下大樹如山授炯古詩置炯膝間
 母曰小兒勿勤長者吾祖曰嘻茲吾孫也言已哽塞炯惜莫知
 先人以告乃知其悲嗚呼吾祖望炯非淺沒五十年不有論撰
 杜甫之沒餘四十年賴孫嗣業求銘以傳炯實闡葺不自底厲
 孳二道路與嗣業類輒援前比乞為銘章尚俾吾祖沒而不亡
 銘杜甫者丞相元稹滑何人斯敢告不敏炯拜且泣曰無固辭

庸掇其語播茲聲詩為言則俚而近於質刻諸方珉永賁幽室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墓誌銘

霽峯李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洵孫字甫山姓李氏其先出唐宗室燧煌房五代時避地越之三界三界者會稽上虞嵊三邑之衝也迺益東南至台之寧海家焉曾大父穆宋迪功即大父開之弗任父演與同里葉公夢鼎俱受業直龍圖閣鄭公霖葉公後由太學釋褐至丞相先生之父故為布衣人知其宜有後矣先生卅歲即能讀父書既成人師事太學博士舒公津學日以進方是時靈旅之士得羣試於漕司號曰寫試就試者動以萬數歲甲子先生年二十有二以詞賦中其選第一聞者咸歎奇之已而上春官不合鄉先達右司郎官陳公緯憐其才宦游所至恒引以自近癸酉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一
更以國子舉預奏名乃遂擢甲戌進士第授迪功郎黃州司戶
叅軍未上而黃州以版圖歸職方先生棲遲海濱者餘三十年
有終焉之志郡府或以先生名剡上先生為強起詣京師述大
都賦以獻時大德二年也居亡何而歸六年迺得杭州路儒學
教授延祐元年以選為江浙同考試官三年調臨江路儒學教
授七年復充江西同考試官至治三年以從仕郎台州路黃巖
州判官致仕天曆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卒於家上距生年癸卯
得壽八十有七卜以至順某年某月某日葬未開鄉何山之原
元配王氏先五十一卒神葬董公山先墓繼胡氏先十二年
卒與先生合葬馬子男四人長舉以先生致仕恩今為某官次
槩次舉大德蚤卒次舉孫男十一人炯烜燧炳燁灼嗣忠嗣弘
炤烜燁凡先生為學官教人有法其較文稱賢主司至於興壞

補弊出內之謹直其細耳故侍御史馮公翼嘗薦先生可臺職
不報先生蓋仕而未顯故學者因其自號尊之曰霽峰先生云
先生所著詩賦贊頌箴銘表啟碑誌序說總若干卷唯大都賦
今行于世重修台州圖經列于官書潛以先生較文鄉閭之歲
忝修薦送筮仕之始適在先生所居邑而獲以禮見先生之將
葬也槩與潛遇於錢唐泣且言願得銘刻石家上潛雖不敏誼
不敢辭銘曰
嗚呼先生兮世孰予知之山之幽幽兮食有蕨薇謂世莫知兮
終不我遺大龜寶玉兮其陳以時褻味雖厚兮弗實鼎彝鼓缶
而歌兮日昊之離何虧何成兮式全吾歸清風拱水兮百年之
思樹此貞石兮昭薦刻辭

胡景呂先生墓誌銘

諸暨之鄉先生曰胡君景呂以泰定三年十一月二日卒年八十有二致和元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於是先生之子三人無在者前葬其孫鍾晴明泣以告曰吾祖葬有日以鍾之貌馬不肯而持重服奉大事懼無以振吾祖於幽執事苟矜而畀之銘吾祖雖死不沒矣惟潛之曾祖戶部府君與先生之父承議公俱宋瀆祐庚戌進士戶部府君之外孫劉君應龜在太學與先生俱允臨齋生潛生也後領嘗受學於劉君而獲知先生茲又仕於先生之鄉而及與先生接銘固不敢辭按胡氏世為越之諸暨人謂先生之名景呂其字也曾大父煒弗仕大父士英累封通直郎父畧承議即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用年勞賜緋衣銀魚母王封孺人先生幼有異質學問學尤謹於踐履入太學輒為私試第一居歲餘承議公以內憂解職先生峙

峴扶侍絕江而東會天兵南下學廢士散先生奉承議公彷彿山澤間未始頃刻去左右承議公得以優游恣肆歎歌息偃置然以樂賸然以委乎至順而忘其老者以先生能為之子也先生既隱居田里無復當世志乃益致其力於經史百氏之言而務極其旨趣手書危坐雖老無少懈為文壹主乎理至於詩歌儷語率不苟有雞肋集若干卷藏于家娶樓氏先若干年卒子男三人長璵次玳次珪亦俱卒孫男五人鍾鈞鈔鑄鑪女一人適同里方洵曾孫男六人女一人先是里中為舉子業者多求學於先生從孫一中實在列一中之上春官也交游皆以詩送之時先生病已革猶口占為序引迨一中取進士得鄉郡錄事以歸而先生不及待矣一中每言之必為掩涕為之銘以貽其嗣人亦以慰一中無窮之思也銘曰

不辱以承其先不倦以開其後志則已遂而不居其有茲聖賢之所自盡先生尚與之參不朽也

化州路儒學教授王君墓誌銘

化州路儒學教授王君諱勳字仲昭生十歲而孤能以禮持其身以信義交於人貲產直弗問而護視先塋惟謹冠昏喪祭必考諸古之遺制而不苟同流俗文字之外無他嗜好宗族朋友稱焉仕未顯輒止而以壽終其賢乎人亦多矣君嘗教授肇慶遠郡事多率略學有田而無籍歲所入為租四百石而已君始至喻佃人令自實稍增其額為六百石廩食有餘而俗習鄙陋士氣弗張使者行部君請擇其知學而有文者試以經術辭藝得七八焉上其名于宣闈悉補儒學官由是諸生莫不知勸暨取士之令下廣海數十郡不薦一人而肇慶首以陳祖義充賦

有司遂與中州之士並進於春官人皆以為君作興之效也君初以江山教諭遷藤湖山長年已垂四十又二十年乃拜肇慶之命及再調化州而君已老故其才不究於用可見者若是而止人又皆深惜之蓋王氏上世有仕吳越為鎮城使者從其主歸宋有賜田在睦州後徙家青溪又徙越之山陰始居青溪者曰仁厚於君為九世祖曾王父諱遂良以恩贈訓武郎王父諱灝擢慶元丙辰右科終于武經郎權發遣鬱林州事父諱集當用蔭得官推與其弟而以布衣取鄉薦母汪氏繼母趙氏薛氏而君周氏出也自訓武府君而上皆葬山陰其居衢開化之馬全則自鬱林府君始山陰之最著者曰佐以進士第一至某部尚書君改葬鬱林府君子崇化鄉松公里之莊山尚書四世孫修職即易簡實誌之君卒於重紀至元之歲五月十四日年

七十有七以至正改紀之明年三月十二日葬于鬱林府君墓左娶余氏先卒子男四人長曰墉次曰圻為伯氏後次曰堪曰柎女一人適單父蓋士直孫男八人鉅鑑錄鑄錢鏐鈺女二人適汪某黃梓君葬有日堪以書抵潛曰君之子辱婚先人孫女宜能道吾家世之詳敢以銘為託潛不得辭然竊觀自昔運去物改大家巨室鮮不隨之惟君之先厚積薄發雖閱世已久而流澤未艾君又廉於進取不盡享其有而以畀來人可託以永存者固不繫銘之有無序而詩之聊以慰君於冥冥云爾銘曰有瘡其源其來不窮用之也舒蓄也愈豐有沃其枝遺潤是蒙歸乎何憾安茲玄宮

安陽韓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性字明善姓韓氏其先相之安陽人宋司徒兼侍中贈

尚書令魏忠獻王生某官某某生某官某某生左司郎中膺胄扈蹕南渡始家于越膺胄生某官某則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楚卿贈中奉大夫祖諱識中奉大夫直徽猷閣考諱翼甫朝奉即大理寺主簿學者尊之曰詢齋先生曾祖妣何氏祖妣章氏並贈令人妣趙氏封恭人先生天資凝粹而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歎異焉國朝取宋嚮之在班行者多攜故所受

告勅入換新命寺簿公獨絜家絕江而東杜門不交人事以聖賢之道自樂於是科舉事廢先生周旋家庭間益得肆其力於為己之學無何寺簿公以疾不起先生甫十有二歲執喪如成人識者謂韓氏有子矣先生既弱冠博綜群籍自經史至諸子百家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柢而於近世儒先性理之說尤深

造其間域秉心制行表裏如一不徒馳騁於空言而已婦翁國子監書庫官徐公天祐號賢有德與先生自為師友不敢待以尋常子婚之禮永康胡之綱仍仲之純穆仲長孺汲仲並以學行相高於先生為內兄弟而齒差長間以微辭與義相叩擊三人咸自以為它日當有所不及前代遺老若王尚書應麟俞御史浙文章大家若四明戴表元師初往往折行輩以先生為忘年交同里與先生游最密者唐珏玉潛王易簡理_得呂同老復初皆一時名士而王監簿英孫禮遇之甚至每值風日清美或同挾策於雲門禹穴或共棹舟於那溪鏡湖逍遙容與彌日忘返望之者疑其為世外人先生之文博達為偉而變化不測人第見其如奇葩珍木不擇地而發魚龍出沒隱顯後先以為可喜可愕而莫知夫山之所以高海之所以深也延祐初有

詔以科目取士四方學者不遠千里負笈而來以文法為請先生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宋文公私議欲為貢舉之文而不知文公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兩夫子至文公而發明無餘蘊矣願力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它法哉蓋先生之文一主於理凡經其口授指畫不為甚高論而義理自勝不期文之工而不能不工以應有司之求亦未始不合其繩尺預薦送取科級者彬彬多佳士焉先生操履純固體備至日用酬酢動必中節任斯道之重而不苟立標榜為名高人自化服之負高世之志而謙恭不伐不見其崖岸人自樂親之士有一善必為之延譽不已及辨折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平居不問家有無自奉簡約而好周人之窮買地數百畝於山陰巖谷中死無所歸者給以棺槨聚

瘞其處韓氏渡江時有仕籍者尚八九十人散處諸郡而越族
 為特盛家法之嚴族義之厚迄今弗變者先生實表帥焉先生
 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吏爭前迎揖
 童穉厮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去先生蓋生乎杭而居乎
 越曰安陽者本其舊也先是完顏公貞分持使節出按屬部聞
 先生名舉為慈湖書院山長先生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
 風雨薄田可具館粥讀書砥行無媿古人是矣祿任非所願也
 受而不赴暮年愈自韜晦而未嘗忘情斯世張公昇王公克敏
 于公九思前後為郡皆良二千石政事有所未達輒虛已咨訪
 先生從容開導洞中肯綮多所裨益有陰被其賜者矣天曆中
 平章政事趙涼公首以先生名聞于上後十餘歲門人李
 齊以進士第一為御史南臺又力舉其行義而先生逝矣先生

素康強垂歿之際初無所疾苦諸生列侍左右以文字就正者
 累數十百篇日晏少休俄得上氣疾進諸子戒之曰我且死若
 等其善自持言已瞳子上下瞭然頃之氣息奄奄夷然而逝先
 生之卒以至正元年五月七日享年七十有六聞者無不尊官
 庶士方外之交相與嗟悼掩涕如喪所親其為當世歸重如此
 配徐氏有淑德而善理其家先生得不以米鹽碎務嬰其心而
 能成其業者內助之力為多先二十年卒子男四人長傳之
 次徽之蚤世次衡之臨之女三人適全公升張正蒙高璠孫男
 四人女二人傳之等卜其年七月十日奉柩葬會稽縣太平鄉
 白木原先塋之次而以門人夏泰享之狀屬潛為之銘昔曾文
 定公論古之世其道德者漢有袁氏楊氏陳氏唐有柳氏竊考
 宋三百年故宰相家克世其道德未有如呂氏韓氏久而益振

者也呂氏自許公八世而東萊先生出於中興盛世韓氏自魏王八世乃得先生於運去物改之後故家喬木不與海桑俱化而文獻所存有足徵者豈偶然哉潛衰朽之餘意長語短抑亦可以無媿辭矣先生之遺書有禮記說若干卷書辨疑一卷詩釋音一卷文集曰五雲漫藁者十二卷並行於世續郡志八卷藏於有司至於天文地理醫藥卜筮浮圖老子之書雖無所不通然以非世教所急故其論著無傳焉銘曰

烈烈魏王古社稷臣來家于南自其曾孫五世而昌受材孔碩不世以官世其道德真知實踐學貫天人積中發外大振於文化行其家施及來學乃輯前問以開後覺朝多鉅儒稽古作經一鑑之亡文獻孰徵揚其幽光薦此樂石嗚呼休哉君子之澤

白雲許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謙字益之姓許氏其先占籍萊兆之興平後有官於吳者因家焉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六世祖寔元豐間始居笠澤尋又徙婺為金華縣人曾祖諱經國祖諱應龍皆弗仕考諱就淳祐丁未進士卒官宣教郎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貢士君日宣之次子嗣即先生也先生天資高嶷甫能言貢士君之夫人陶氏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就學莊重如成人宋亡家毀貢士君相繼淪歿先生稍長僑居城閭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之雖疾恙不廢所涉向博知解且至既開門授徒而猶有所疑無所從質聞仁山金先生講道蘭江上委已而學焉金先生曰士之為學者若五味之在和醢鹽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

無以感發於子耶先生聞之惕然於是金先生年七十先生三十有一矣請不拘常序就弟子列而所居相距尚遠會金先生設教於呂成公祠下乃獲便於參扣金先生嘗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先生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嘗告之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先生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金先生歿先生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為學之功無間斷耳先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矯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癸亥入南斗白已而行先生以為灾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稔先生貌加瘠或問曰先生豈食不足耶先生曰今公私匱竭道瑾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蓋如此而素志沖澹以道自樂浙東憲府聞

先生名而不察其志辟以為掾避弗就肅政廉訪使劉公庭直舉茂材異等副使趙公宏偉舉道逸亦皆固辭趙公在南臺命除舍館迎致先生將使衆僚多士有所矜式先生欣然為之起而不久留也先生既東還以目青倦於應接屏迹入華山中學者翕然藟根訂書而從之居再歲以兄子喪而歸戶屨尤多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古舍重趼而至先生之教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為已為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為處事之制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己既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無倦攝其麈疎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惰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為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殆千餘人隨其材分

咸有所得達官富人之子望閭而驕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飭
四方之士無賢不肖以不及門為恥搢紳先生至於足邦必即
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先生觀其會通而為之折衷聞
者無不厭服省臺諸公若王公士熙賦公煥王公克敬鄭公允
中李公端吳公燾趙公天綱陳公思謙趙公仲仁前後列其行
義于中朝鄉闈主司曹集賢鑑揚翰林剛中亦率同院制
上其名于省闈郡復以遺速應詔先生終不為動仍紀至
元之元年屬當大比諉先生以長衡亦莫之能致也嘗謂吾非
必于隱以為名高仕止惟其時耳晚年尤以涵養本原為上務
講授之餘齋居凝然一日瞑目坐堂上門人弗知也徑入馬則
聞其無人乎先生之側杜立久之先生顧而徐言曰爾在斯耶
其習於靜定久而安焉可知也先生少羸孤不逮事架閣公及

其夫人韓氏而事陶夫人克盡子職兄環性剛嚴妾曲承順怡
怡如也時氏姊有子而貧無以為養迎歸奉之終身鍾愛二子
而教飭有方冠昏喪祭賓客之禮必盡其情文既老而益艱瘁
僦屋以居有田不足其饘粥而處之裕如門人呂權蔣玄金稽
古方謀為先生買田築室而先生逝矣先生素多疾金先生病
革徒步往省之會大雪中寒濕及奔兄環喪于廣信疾增劇不
良于行疾少間而神更清茂三年冬十月疾復作謂其子元曰
伯兄以是月二十三日葬我死殆與之同日乎及是日正衣冠
而坐戒元以孝於母友於弟元復請所欲言先生曰吾平日訓
爾多矣至此復何言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先生更
肅容端視頃之視微瞑達卒享年六十有八娶朱氏承直郎廣
德路總管府推官天與之女子男二人長即元次亨以為兄環

後先生葬以其明年春正月壬寅墓在縣西北婺女鄉安期里
交友來赴者若干人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合泉布營葬事
因其自號而顯其表曰白雲先生許公之墓其又明年學者相
率上狀郡府祠先生于學宮僉肅政廉訪司事杜公秉彛建請
贈官賜謚未報先生於書無不觀窮探聖微蘄於必得雖殘文
美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
不敢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十卷敷釋義理惟務
平實每戒學者曰士之為學當以聖人為準的至于進修利鈍
則視己之力量何如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舍
其書何以得其心乎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于朱
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
一篇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貶買亂務為新

奇者其弊正坐此耳始予三四讀自以為瞭然已而不能無惑
久若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己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己意合者
亦大異於初矣重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
心求之哉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放其名物度數
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遠搜而以己意終之讀書
集傳有叢說六卷時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每誦金先生之言
曰自我言之則為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為讒賊要歸於是而已
其言春秋三傳有溫故管窺若干卷間以春秋大義數十百條
與友人張君樞極論之皆傳註所未發於三禮則參伍考訂求
聖人制作之意以翼成朱子之說其語學者必順天地之理酌
古今之宜使通於上下皆可遵用又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而
於其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

之其後友人吳君師道得呂成公點校儀禮視先生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其與先儒意見脗合如此有老儒自以為善言易力詆程子先生與之反覆辯論辭詳義正老儒語塞乃謝曰不意子之於易若是其精也先生中年以還仰觀俯察益有見於陰陽往來升降消長闔闢之故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註六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諸儒於象辭變占各有攸尚要不可舉此而廢彼也然獨未有所論述豈不以孔子晚始好易孟子深於易而不言易乎其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微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大皞氏訖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為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誠一代理亂之幾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也書成以示張君

樞為言運祚之延促豈必推之天命猶有人事焉漢之大儒言災異皆欲近修人事上答天變况聖賢之培植基本祈天永命者哉有國家者不可不仁民蓋以此也先生於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_末靡不該貫一事一物可為傳聞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至於釋老之書亦皆洞究其蘊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凡其書俱已行於世述作之大意則見於序引文多不得以盡載有三傳義例讀書記皆彙立而未完諸生有日聞雜紀未及詮次其藏於家者有詩文若干卷文主於理詩尤得風人之旨有自省編書之所為夜必書之殆疾革始絕筆云金先生所著論語孟子攷證資治通鑑前編皆未遑刊定垂歿以屬之先生今二書得以大備而盛行先生力也自聖賢

不作師道久廢宋初學者有師始於海陵胡公先生六世祖受業於海陵號稱能以師法終始者逮二程子起而倡聖學以淑諸人朱子又溯流窮源折衷羣言而統一其歸使學者有所據以從事由是師道大備文定何公既得朱子之傳於其高弟文肅黃公而文憲王公於文定則師友之金先生又學於文憲而及登文定之門者也三先生皆發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為朱子之世適先生出于三先生之鄉而克任其承傳之重遭逢聖代治教休明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于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至先生而益尊先生之功大矣先生葬已十年而元以張君樞之狀俾潛為之銘潛之少也無所識知莫能從先生遊於高明之域奔走汨沒不知老之將至而為庸人之歸鄙陋之言何足形容有道者氣象乎重惟先

生之交游多已凋謝而潛偶獨後死義不得辭也敢悉取狀所述序其首而為之銘以俵於左才銘曰

道學之傳天下為公婺之儒先獨得其宗鉅人迭興踵武相接逮于先生綿綿四葉先生之學能自得師實踐之功出乎真知萬殊之差無微不至一本之同會歸有極酬酢萬變必用其中涵養本原以敬始終際茲休明力扶正學聞風而來罔聞南朔春陽時雨隨地發生洪纖高下咸仰曲成迪惟前人學有師法克生後賢規重相疊先生有作彌大而昌師嚴道尊于昔有光先生之身斯道所寄視其安否以為隆替天胡不慙不訖耄期山頽木壞人將疇依不亡者存遺書孔有文不在茲尚啟爾後

全路曾君墓誌銘

撫之金路有篤行之士曰曾君諱嚴鄉字務光以致和元年六

月辛丑卒年五十有三門人相與私謚曰恭貞先生至元某年
 十月某甲子葬所居陶原里明山之麓其子堅辱交於潛謂先
 世在異時嘗有同年好以銘來屬潛不得辭按曾氏世譜曾子
 後十四世當平莽時避地豫章之廬陵凡六世始徙臨川今撫
 州也又十二世至唐刺史司空洪立乃徙南豐洪立生散騎常
 侍延鐸延鐸生仁昭仁旺宋中書舍人鞏尚書左僕射布翰林
 學士鞏皆仁旺之後仁昭生贊贊亮生易祥易祥生千復居
 撫之金谿千生學學生應臣應臣生仕欽仕欽生濬濬生綱綱
 生彥明則君之高祖也曾祖諱激隱居弗仕祖諱子良擢咸通
 龍飛進士第終於淳安令父諱正吉國子進士並以文學行義
 師表其鄉毋黃氏澧州司理參軍庭蘭之女生君於淳安故名
 嚴而字光君質厚氣完不妄言笑雖宴休必正襟危坐事親至

孝父有疾呼天乞以身代父命疾旋愈自祖父以來皆推先世
 故業與其兄弟君亦以所居屋讓其叔有四女悉營嫁之逮其
 有子皆教育使至成人平居不汲汲於生事視勢利漠如也讀
 書日有常程務求知聖賢微言大旨而不徒事記覽為文主於
 理未始與人較其短長而一時負才氣者皆自以為不及同里
 以士名者無不受業焉君接人色溫而莊恒以經術教授誦說
 若不能出諸口及有所問難分章別句類數辨名無不究盡隨
 才誘掖以成其美而不病以其不能與人交無圭角崖岸不矯
 矯為異亦不翕翕為同人自不得而親疎之隣里有見侵侮者
 未嘗形於言色咸服其長者家人化之雖僮僕不聞有穢惡之
 聲史稱黃帝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而見之者靡不服深遠
 去疵吝君庶幾近之然君遺文有南明齋藁三十卷傳於學者

言論風旨之在人固多矣娶何氏後十六年卒合葬焉子男二人長堅鄉貢進士博學有文能世其家次大年早卒女二人適南城歐復同邑黃里孫男五人先階儕仰陰曾孫男一人立銘

嗚呼先生學足以裨身行足以範俗無欲而心自正不言而民自服先人之光是迓是續世其德而不世其祿天運有常其周必復惟爾嗣人有轟其休

鄱陽朱君墓誌銘

鄱陽朱君既卒而其孫坦舉進士來京師踵門納謁拜且言坦之充賦有司也大父方屬疾語坦曰昔吾祖蓋兩貢于鄉晚厯以恩補官主浮梁縣學故吾之少也慨焉思自奮于科目而場屋事遂廢逮國朝復以科目取天下士而吾已老前人之

發而未舒者將有望於汝行矣勉旃無以吾為念也坦銜訓就道尋辱預薦名而大父竟不及待顧乃^擊然麓糧筭書而來者庶幾獲級下列以酬先志夫何場屋又廢而莫之舉願刻銘冢上之石用慰大父於地下謹奉先友程翔之狀以為子也請潛哀其言亟為之答拜曰敢不諾按狀來氏世居鄱陽之堯山里號著族君之曾祖世顯弗仕祖應復主學君也父泳涯亦弗仕君諱明普字升朝自號止善天性醇厚父歿事母孝與二弟異居而無間言子婢有過必從容告諭使自愧悔其靜重沈默若有不可犯之色至于人交未嘗不務為卑讓春秋既高族人在父兄行者以十數為之執子弟禮不少衰母喪猶致毀歲時祀事身親饋奠惟謹初江南新附大家多踣於徭役君獨能隨時俯仰與物無忤門戶賴以不墜歲侵輒發粟以惠貧乏人多德

之所居貞山瞰湖君暮年幅巾藜杖徜徉煙光水色間足不涉
城府藏書數千卷耽玩至忘寢食取古語大書屋壁曰吾聚書
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此所以識也鄉先生吳君仲迂程
君時登吳君存並以所學教授君俾諸孫從之游而往來叩擊
焉名勝士款門必留連彌日盡歡乃已有以善地理學來見者
館穀之不厭或勸預相地為樂丘則應之曰生事死葬人子之
職吾安用蚤計哉遇仙翁釋子雖不眩於其說亦不深斥之也
同里萬戶山有僧廬先達多講學其中君捐錢葺治以為諸孫
游息之所曰吾欲其趾美前賢耳君生於宋開慶元年四月十
四日卒於今元統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七以某年
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娶鮑氏子男二長勳某官次某未仕女
二適余某劉某孫男五長即坦次蚤天次屋次塌次枯女四曾

孫男五女一凡狀所述可見者如此嗚呼道之污隆科目不預
焉而君之志則有足悲者潛聞之荀卿子曰皓天不復憂無疆
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銘以慰君亦以勗
其後人銘曰

朱以國氏後支分名于一經用顯門父輩子播遠厥孫不以無
年輟耕耘果之云剝有本根惟革既故鼎乃新天者之定能勝
人食報豈必于其身宛詩可徵我所聞揭辭石章慰營魂

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黃公墓誌銘

頃予與危君素同在史館素以儉友之契狀其外王父黃公之
行俾公曾孫求已奉贄來謁曰惟我曾大父之葬翰林學士吳
文正公既篆題于墓石之首而逮今未有銘敢以為子請予辭
以史事方殷而返其贄求已既去予亦以衰朽納祿而歸抵家

甫二日俄有召還之命暨至京師素復數以為言予不得
卒辭也按狀公諱順翁字濟川姓黃氏建昌南城人曾祖暹祖
維俱不仕父澄宋末起進士卒官廸功郎柳州州學教授無子
公以同宗為之後少卓犖多材能尚氣節而輔之以學
國朝取宋之師次建昌公族人萬石為江西制置使退保杉關
公徒步叩軍門言事補保義郎辟知州金谿縣公察萬石降志
已決辭不就萬石舉酒屬公曰明日則子女玉帛皆他人所有
惟意所擇公一不以自污叔父某死於南城之盜公請於有司
發兵殲其死兇渠而貸其餘黨久之郡府知公儒者禮為盱江
書院山長且為徒其書院於城中時學者未有場屋之累公首
出朱子小學書以教之尋遷儒學教授廣州大盜竊發公上平
盜之策於江西行省事定未及論功行賞至元二十一年有

詔宋故官得驗其資級換授故人有客京師者代為公陳于吏
部遂以公為從仕郎武岡路新甯縣尹長官暴橫自恣公不與
校而待之以誠乃更敬服執禮甚恭江南新附人心未甯公招
集流散督其民樹藝蓄牧簡條約興教事民皆安之謠人作亂
湖廣行省右丞劉武軍公出師討之公傭服上謁白遐陬之眚
未霑聖化致勞廟筭遠師徒下官書生也忝為新甯長吏上樂
下樂兩峒皆在所治境內請往諭之諭而不降計之未晚萬戶
曹侯某雅與公善止公毋行公不可肩輿從一老兵攜孝經一
千卷直抵峒山中分遣其人且為講說文義至庶人章皆涕泣
叩頭請罪曰蠻俗無知今乃得出蒙蔽見日月明公之賜也不
敢復為亂矣事平徭人家立公祠題曰生父黃氏武宣大喜命
公勒石紀功而班師翰林學士承旨程文憲公前宣闡幹官張

公山翁咸為文頌美其事公在官九年縣齋後有竹數百个公所植也民即其處為建生祠湖南廉訪副使余公恁以其竹比於召公之甘棠而為之記公去後祠壞民輒更新之其遺愛在人如此大德四年仍舊階調龍興路稅課提領史鄂公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延致公受論語大學多所開發鄂公之父詣門以謝焉九年遷徵事郎撫州金谿縣丞十一年大饑公持所受勅命質官倉之粟以賑之人賴以活力贊其尹趙君陰覈正民田賦役以均皇慶元年陞承務郎江州路德化縣尹致官未幾獄為之空延祐元年以老得謝授奉訊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江州其又明年某月某日葬南城縣南城鄉南原之逍遙樓下母劉氏妻利氏武安軍節度掌書記登之女再娶熊氏子男二人長純夫養利州判官次敏夫

女四人長適金谿危永吉今贈承事郎太常博士素之父也素今為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孫男二人宏子早卒寬子用公廕三為巡官卒以廢歸其兄子即求已也曾孫男二人求已今為某官嵩方業儒女二人玄孫男四人女一人公氣貌清嚴中實樂易恂恂恭謹待人無少長如一語言懇惻詳盡人皆觀之素之母有疾出公小像并書一通以授素今謹藏之母沒啓其書則謂素漸長盍端儀表以正之讀書乃其次也素由是知為學之本末次第而有以用力焉嗟夫古之人負其所有一施泯滅無聞者何可勝數今也葬其新者乃莫不有銘夫亦孝子慈孫求盡其心而已若公之魁岸傑特雖不得卿大夫之位以展盡其經綸之蘊而所試輒效時行時止託以考終有不可銘者耶銘曰

有偉黃公材周而通出武入文用惟其逢聞之以智匪奏伐功
置之於安式疇民庸志則已遂祿乃不豐翮其遠引浩然長終
寫以丹青凜馬英風勒之樂石昭于無窮

贈太常博士危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永吉字德祥姓危氏撫之金谿人年五十有七以致和
元年夏四月壬戌卒于家秋七月甲申葬白馬鄉范田之原其
子素博學而有文間出游京師一日隱然名動公卿間莫不交
口薦舉之

今天子稽古圖治誕開經筵即以素為檢討未幾

上復用言者建白妙選儒臣纂脩三史又以素為史官史事既
畢中書奏以素為國子助教用資歷及恩例階承事郎遂追贈
府君承事郎太常博士至正六年也其年冬素由助教遷應奉

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而潛以退休之
餘蒙恩召入寓直詞林與素命同日下而同官為僚且有

平生之雅素以府君墓道之銘來屬誼不得辭按危氏出於姬
姓其先自洛徙汝南又徙江南唐泉州錄事參軍凝有子曰亘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洪州別駕亘之子曰全諷曰仔

倡居撫之南城當江淮冠盜充斥之時合鄉人立壁壘以自衛
而大破賊兵朝廷因命以官全諷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守
撫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錢唐縣開國男累加太傅封南
庭王仔倡特進檢校太傅廣州防禦使守信州刺史汝南郡開

國侯仔倡後歸吳越子孫皆仕於其國賜姓元氏宋之盛時起
進士至大官者參知政事太子少保章簡公絳為最顯而危氏
在南城者皆祖全諷由南城徙金谿則自全諷六世孫怵始怵

五世孫光大有子曰鼎臣府君之高祖也曾大父諱時發宋贈承事郎大父諱炎震景定三年進士調吉州司理參軍治獄明允用舉者改秩以通直郎知臨安府仁和縣事年未六十以不能媚權臣乞休致而去父諱龍友入皇朝為潮州小江等處監司提舉母劉氏府君好讀書而深於易工於詩文問儒先格言輒書於屏間以自厲事親盡孝小江歲課不登督責甚峻不憚竭力服勞傾私財以紓父之急母病割股和藥仍顛天願減已年益母壽徙居雲林三十六峰之陽身服田畝以為養而薄於自奉一布裘至十年不易歲凶出粟賑其鄰里而為粥以濟路人未始計家有無學問之餘兼善於醫或迎致之雖大寒暑必往不拒貧則予藥無所靳有醫說一卷傳于學者平居氣剛而和警敏善料事親故有過必加規正有患難必力排解之

素過庭之際嘗告之曰世有學未充而已為利祿計者既得之又恐失之竟何為哉汝其乖師取友痛自修飭期無愧于古人貧賤乃士之常不足念也素出告反面問孰與遊聞其賢也則喜否則必深戒焉晚過九江登廬山有終焉之志無何而屬疾遂不起娶同里鄧氏忠義科統領克志之孫女今封宜人再娶建昌黃氏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順翁之女子男七人素為適長黃出也今改擢宣文閣授經郎次白次蒼次丹次赤次會次黥女二人適陸鉉傳權孫男二人於存女一人府君之葬素自為所表稱道先德甚具而未及叙其世系之詳至於贈典所加又在其十有五年之後是用備著之不嫌其詞之繁而不殺也素方進用於時所以為親榮者未知其止固當屢書不一書姑為之銘俾刻以俟銘曰危出于姬顯于唐伯仲並起尸

一方或變其姓後方昌為宋鉅人司文章綿綿太宗多材良仁
和身退名愈彰垂芳奕葉逮太常有子承考沒不亡發于
皇朝耀休光貴以命書輝煌煌增高益崇未渠央琢石以
俟於其藏

贈承事即尹公墓誌銘

和之某縣有隱君子尹公諱堯道字道夫既卒二十有六年以
其子則祖官七品追贈承事即於是則祖以書來曰則祖之家
故多顯者遠我先人始不有祿食則祖遭值盛時忝修官使賴
先人之遺訓苟違瘵曠得以疏榮賁及泉壤蓋先人之葬已久
墓道有石而無文昭主恩以俟先德茲惟其時幸為之銘
尹氏世居開封之酸棗宋真宗時有仕於和州者因占籍焉其
譜可見者朝請大夫漢傑生某寺少卿希古希古生通判某州

穆穆生某縣主簿華之又八世至公之顯考諱京字景山咸高
乙丑進士初筮尉興化數平反疑獄有政譽遷廬州教授入

皇朝晦迹弗仕公自壯歲即有志欲以明經取上科莆田周君

合肥汪君夏君號名師儒公悉從之游習為詩以襲家學年甫

十五而場屋事廢遂絕意仕進屏居山肆其弟舜道事親以孝

廣田園以供代臘間出游江淮操奇贏以自潤有餘貲則周其

族姻里黨不以自豐殖也公為人多材能有幹局持身莊重而

遇事通敏博涉群書至於陰陽方伎無不通其說以善自豁默

人鮮有能知之者公卒於大德十一年八月五日享年四十有

六配東氏武翼大夫某之女先公六年卒享年四十有三今贈

三人長則祖承事即台州路總管府經歷次榮祖杭州路醫學

正次振祖未仕女一人適凌國賓昔者竊聞之世其家業而不
隕者雖古猶之也尹氏八百年間珪組相望獨公終於布衣而
有則祖為之子克以材自奮及見其登憲幕以卒茲又荷

國之寵靈以發其幽光可謂死而不沒矣播諸石章用告夫來
者以似以續尚延其餘慶於無窮哉銘曰

繫公之先歷世顯融十有二葉而止於公惟弗終止是以有子
際於昌辰以復其始公則元矣有生之榮龍光下被耀于泉扃
母曰君子其澤五世在爾後大有引勿替

婺源州知州致仕程公墓誌銘

公諱卯字晉輔姓程氏其先廣平人唐御史亮以直言忤旨謫
通義令通義采眉州也子孫家焉高祖護符孫承事郎贈太中
大夫曾祖諱公許嘉定四年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兼侍讀以龍

圖閣學士致仕贈宣奉大夫謚忠文自忠文始出蜀而僑居于

今之湖州祖諱子泳贈奉直大夫考諱繩翁朝散大夫將作監

入 皇朝以公貴贈奉訓大夫台州路黃巖州知州飛騎尉

追封烏程縣男妣陶氏進封烏程縣君公幼聰慧又生於名家

耳濡目染能蚤有知年十二入鄉校穎出儕輩間稍長游心聖

賢之學於書無不讀為文博敏閱肆有奇氣下筆頃刻數千言

觀者莫不駭服前代遺老如尚書陳公存參政文公及翁大卿

牟公巖與公居同郡咸器重之用薦者署嘉興路儒學錄丁外

艱服除陞平江之和靜書院院長書院故在虎丘為寺僧所據

既從置城中豪家又欲奪而有之賴公力爭而止秩滿上名中

書適值銓曹行限年法再調紹興之和靜書院院長書院舊有

田七百畝籍于郡學公取而有之用累考合格授將仕佐即台

州路儒學教授新殿宇及禮樂之器增置養士之田百餘畝調
 將仕郎鎮江路總管府知事郡當南北往來之衝前是為幕僚
 者窘于將迎事多留滯公獨處之裕如遷從仕郎衢州路江山
 縣尹為政務平易官府日益無事以餘力造舟濟行者且買田
 百餘畝使為久遠計使者行部郡守縣令多生事免公獨以廉
 介見禮遇再遷徵事即武岡路綏甯縣尹縣鄰于谿峒民夷雜
 處竊發不時公將循以懼憐之政人多感化境內以安會廣寇
 猖獗犯全道兩州長貳而下以俸億軍需出境公獨任縣事師
 旅經從棧梧遺發戒令嚴明士卒帖帖不敢肆行省檄發屬郡
 民兵公選義勇應之皆慷慨赴敵戰數有功縣有義倉糧二萬
 餘石積為豪強所侵公悉徵理之歲適火侵賴以全活者甚眾
 有偽鈔獄十年不決公力辨其非辜既而 朝廷遣官慮囚

閱其始末見稱明允陞承事郎慶元路慈溪縣尹慈溪密通帥
 閻事尤叢劇公設法洋措若不經意而咸盡其宜縣故以食益
 額重為民病公規畫有方賦足而民不困縣東花嶼蓀湖受諸
 水溉田可六十頃豪民或請埋湖為田而輸糧于官吏以成案
 請署公毅然不可事遂寢湖旁農家乃均獲其利公三為縣注
 事之暇尤垂意於庠序之事年七十預請納祿遂以奉訓大
 夫徽州路婺源州知州致仕公既歸老于家杜門不出手植五
 柳于前庭扁曰柳軒舍下環以松菊時與諸老留連觴詠置家
 事不問四方來求文者應酬無倦色有柳軒退藁十卷藏于家
 俄感微疾既痊而復作却藥謝醫談笑如平日忽命具湯沐斥
 女侍呼子孫立左右端坐而逝公生於宋咸淳己巳四月一日
 卒於今至正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有八娶史氏中書

舍人其之孫女封為程縣君子男四人長游兩浙都運監使司
 海沙場鹽司管勾次濤次洽次女一人適孟良實孫男八人
 權模楷植楫同生文孫住孫女七人曾孫男一人游等遵治命
 以是年十月二十九日奉柩葬于烏程縣永親鄉桃塢先塋之
 旁公為人溫良易直末嘗高自標榜與人交無哇吟與後生談
 前朝文獻歷歷如指諸掌喜誘人為善不深於疾惡故賢者親
 而愛之不賢者敬而畏之初龍圖公事宋理宗為兩制侍從權
 臣枋國險黨盈庭鉤姦衛良靡遺餘力凡五立朝而五速煩言
 每一去國更得盛名公際遇聖世朝廷清明而又恬處下
 列得以從容進退者與龍圖公所遭之時異也潛幸嘗辱登公
 之堂而接聞公之緒論游等又不遠數千里奉國子助教李文
 公諒之狀來徵銘誼不敢辭銘曰

程顯唐世由御史君龍圖仕宋乃振於文危言正色匪躬之故
 寧與百士更起迭什高風盛德增前光乘休委社遠其曾孫以
 名師儒為賢長吏視龍翁公世殊事異非有盤錯利器焉施長
 歌鼓缶式全其歸人之所瞻百年喬木世其家者是似是續

承務即富陽縣尹致仕倪公墓誌銘

公諱淵字仲深倪氏其先汴人宋靖康時五世祖南金以武弁
 扈從南遷于錢唐四世祖某又徙家烏程故今為湖州人曾祖
 俊民弗仕祖椿年用同知樞密院事謝公堂奏補官終於某路
 兵馬監押父守真輕財尚義鄉稱善人國朝以公貴贈
 承務即松江府判官母濮氏贈恭人公生而卓異精敏絕人讀
 書遇自成誦德祐失國科舉事廢公年甫九歲猶能習為其文
 既長乃奔去而刻意聖賢之學三山教先生繼翁深于三禮而

尤善易公從之游於節文度數之詳辭變象占之妙靡不博考
 洞究參知政事文公大理少卿牟公皆前代遺老莫不器重焉
 用薦者署本郡儒學錄高公克恭持風裁慎許可時為江湖行
 省左右司郎中聞公名欲識之一見與語降歎不已曰君材
 不可小用也及為南臺治書侍御史首以教先生及鄧公文原
 陳公康祖姚公式與公五人並薦于朝未報而行省調公杭州
 路儒學正河南王宰憐寺解嘗受業魏國許文正公之門方以
 平章政事行省江湖間公講說太契其意即遣子從公受學且
 移文中書舉公可教國子而中書已定擬臺章所薦五人各補
 郡文學乃以公為杭州路儒學教授視事伊始承歎歲之餘帑
 庾桴然絃誦息響適嗣歲小稔則量入為出節縮浮蠹既又復
 民間冒沒之田為米三百石費用稍充乃嚴飾從祀補造祭器

自禮殿論堂書閣至它屋室皆一新之先是列郡釋奠多用俗
 樂公訪得故太常樂工兩人俾以雅樂教諸生胄監聞之因招
 致而樂工為國子樂師今諸郡備金石之樂實自公倡之秩滿
 當改調於是高公已為吏部尚書舉公可任吏事中書左丞高
 公昉前在行省雅知公即欲處以編摩之職公微聞之亟具啟
 事以觀老乞便養遂以公為湖州路儒學教授未上下外艱服
 除中書左司都事王公克敬知公不樂遠宦諭銓曹授以元缺
 復需次于湖州家食者十有五年怡然若與世相違泰定丙寅
 江南三省交聘公校文擢闈使者同日受公辭不獲遂應江潮
 之命士論翕然歸之湖學自虞君志道主教事重構先聖殿而
 朽壤兼績多待公始完既又葺稽古閣改建講堂考安定先生
 湖學舊法別經義治事諸齋以惠來學又創仁知軒為其游息

之所其後學者為公立生祠公移文止之不得躬往撤之用累
考入流授將仕郎太平路當塗縣主簿時長官皆以故免去公
獨理縣事延祐初經理田土考覈多失其實賦斂不均公私咸
以為患公為分畫編次以為畱籍出其隱匿而去其增加二稅
乃如期而集縣有定塘溉田可十頃豪家據而田之民以病告
中書下其事于版曹議以還民吏憚豪家莫敢奉行或言於公
立命歸之和州民有田在縣境富家與為交易券成而負其直
民訟于官而富家執券自辨有司莫知所裁乃越江來訴公探
得其情始懼而以其直歸之縣民立異姓為後者所後父母沒
已久有非其族而姓偶同者賂吏給憑改立而盡奪其貲產公
焚其憑而聲正之里父老數十人羅拜馬前曰公神明之政也
歲適大侵民以狀言穴傷郡戒縣勿受公爭之不得即解組求

去郡中驚悟遣吏謝公且以檢視之事悉讓之公躬履阡陌不
避其勤民賴以甦元公永貞為江東廉訪副使巡歷而還謂其
使王公士熙曰吾分按太平池州廉能吏惟一當塗主簿而已
王公亦素知公聞之喜力薦公才堪風憲元統乙亥江淞行省
參知政事掌事魯公神復聘公司文衡禮遇尤至部使者舉公
可上縣令而公以年垂七十告老而歸授承務郎杭州路富陽
縣尹致仕公天資粹美而輔之以學造次必由於禮家人未嘗
見其有惰容居官朝出涖事暮歸讀書課子弟或至夜分不寐
少嘗從星官曆翁治其術運筭尤精既老于家杜門罕與人事
接潛心於易著易集說二十卷圖說序例各一卷十年之間精
力盡在是書矣公寡嗜欲善攝養老而氣象益充無衰憊態俄
以疽發背而卒病已革猶置易說于几案間時諷誦之語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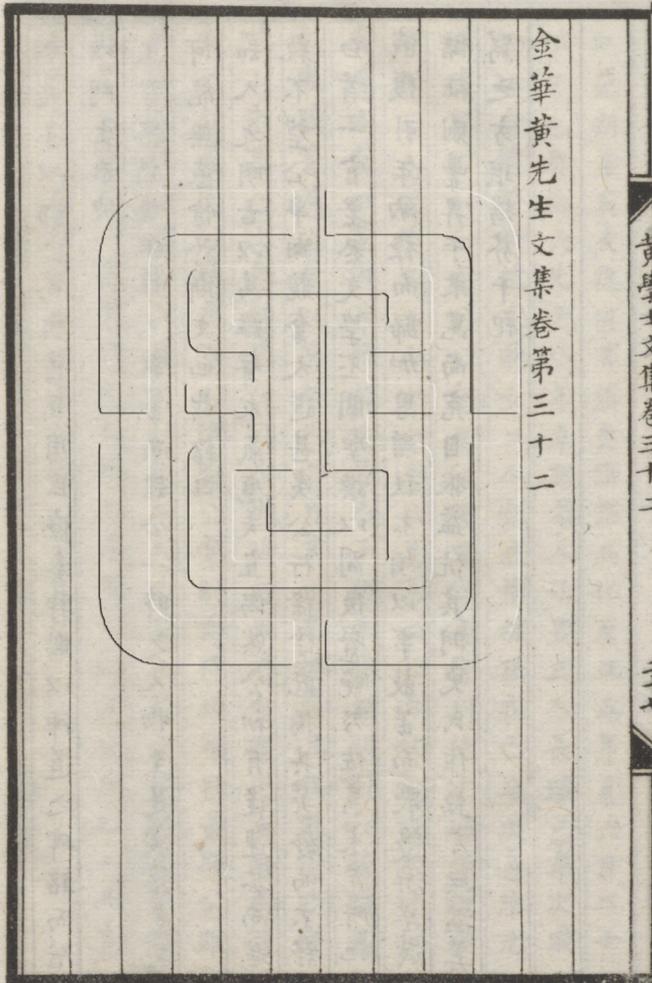
日死期至矣夫復何言須臾倏然而化至正五年夏六月二十九日也娶鄭氏先十八年卒贈恭人子男三人長驥已卒次璠元松江府儒學教授次駝女二人長適楊福孫亦已卒次適陸元璠女三人曾孫男二女二人公昆弟四人伯叔季皆早世叔有遺孤甫四歲撫而教之踰於己子伯季皆無嗣則以駝為之後駝等遵治命以某年冬十月某日奉柩葬烏程縣德政鄉毗山先墓之次與鄭恭人同兆域後四年乃命璠走京師屬潛為之銘蓋高公所薦五人惟鄧公掌制命侍經幄杜最顯公雖與有民社而未足以展其材餘三人又僅止於文學掾然皆能脫畧名迹而以道義相高有識之士莫不服高公之知人而嘉五人之不負所舉也五人相繼下世已久

今天子以鄧公先朝舊臣用臣僚奏特賜以神道之碑銘而潛以門生忝被

上旨與聞論撰茲又執筆而銘公一時之人物至是凋落盡矣何能無感愴於斯文也哉銘曰

知人之明古以為難聲求氣應夫豈偶然公初有逢連茹而進孰不望公爭翔競奮大道甚夷公行徐徐既揚其英發而不舒白首一官老於文學丕闡聖謨以開後覺晚乃佐邑未究所施俄復引年納祿而歸加恩增秩不煩以事鼓缶而歌優游卒歲儲社則豐昇于來昆尚克自振益伉其明史氏作銘言無溢美寫之方珉揚芬千祀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續彙三十

墓誌銘

江浙儒學副提舉致仕龔先生墓誌銘

臨川危素編次

先生諱孺字子敬姓龔氏宗鄉貢進士贈太中大夫諱炳之曾
 孫祕閣脩撰太常少卿贈通議大夫諱墓先之孫中奉大夫直
 寶謨閣司農卿諱濂之子曾祖妣周氏祖妣葛氏並贈碩人妣
 周氏封宜人初太中府君以避兵自高郵徙鎮江卒塋城西五
 州山子孫因古籍為鎮江人迨先生以宦遊久留平江又家焉
 先生少聰敏稍長能屬文德祐內附士大夫居班行者例遣北
 上司農府君以列卿在遣中行至葦縣不食而卒先生悲不自
 勝暨成人呼其弟理語之曰國亡家破吾兄弟又少孤不能以
 力振起門戶獨不可學為儒無辱先訓乎由是共刻意于學日

以微辭與義自相叩擊其文字交視莫公崙俞公德鄰為丈人
行而與戴公表元仇公遠胡公長孺盛公彪為忘年友聲譽籍
甚人稱其兄弟曰楚兩龔以比漢之兩龔云東平徐公持浙右
憲節聞龔生名辟真幕下尋舉教官歷平江之和靜學道兩書
院山長以累考合格當赴吏部銓大名高公時參預外省先生
以書論役法之弊公得書喜曰子有用之材持文書來我為子
取教授先生謝曰執政大臣以進賢退不肖為職天下士如某
者能一一力致哉誠推是心寒峻之幸公聞其言愈敬異之御
史周公馳僉廉訪司事鄭公雲翼交薦先生宜在館閣皆不報
用例調甯國府儒學教授秩滿遷主信之上饒簿以所生母蔣
氏憂不赴服除校袁之宜春丞其階再轉俱將仕郎先生笑曰
五十年猶故吾耶蓋先生異時以門蔭補官亦將仕郎也在官

歲餘移疾上休致之請遂以從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致
仕命下先生已卒于宜春其卒以至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享
年六十有六臨終謂家人曰汝輩且去吾將少休頃之氣息奄
奄而逝先生家事素薄客至不問有無倒壺命飲與之談前代
故實娓娓不倦至為諸生論說豪分縷析必使厭所欲乃已兩
持鄉闈文衡號明有司門生弟子彬彬以材自見稱之者不以
官而曰先生云其在和靜復侵田若干畝在甯國徵逋租為錢
十二萬五千緡刻春秋大學等十九書以惠學者而宜春之政
役均訟平部使者以為能數議以事願以涖治之日淺其所蘊
蓄有未悉展也娶周氏知江州德化縣方叔之女男一曰魯女
二適陳方夏景行孫男二曰宣曰宜女二俱幼魯以其年十二
月返柩於鎮江明年五月十六日葬玉州山先墓東南若干步

奉先生子婿陳方狀來謁銘狀稱先生材識足以超軼古人而忠厚不自己之情未忍軒然遽變其先世承傳之舊故其為言卓偉殊絕自成一家然亦未始不從容乎規矩繩墨中晚年學益純鋒鏑都盡其進修之實或未易淺言也嗚呼苟非方從先生之久且親孰能知之若是歟先生所著詩文魯既彙次成若干卷因先生自名其齋者目之曰存悔齋彙云銘曰龔初來南以士升太常司農遂世卿令孰嗣者宜春丞既仕弗進用文鳴立言成家樹風聲擢落凡近趨高明有來僥倖楊其英一鑑亡矣疇依承陳辭相表垂百齡刻諸方珉告元扁

袁通甫墓誌銘

吳之隱君子曰袁君諱易字通甫其先當宋有起進士為京朝官者曰

朝官者曰仲賢始家于汴仲賢之後曰京西提刑珣于君為五世祖南渡時卒葬于吳因家焉故今為平江人曾大父曰建樂其地衍沃買田築室長洲之蛟龍浦躬耕而食以布衣終大父曰祐之承節郎監廬州都稅務父曰樞國史實錄院檢閱文字皆仕而未顯至君復不樂仕進東平徐公持部使者節聞君名延見與語大悅將薦之于朝君力謝不可徐公益賢之已而行中書省署君石洞山長君乃欣然就職既歸卒隱弗任即于所居西偏為堂曰靜春壟水成池周于四隅池上累石如山芟荷蒲葦竹梅松桂蘭菊香草之屬敷舒繚繞而其外則左江石湖禽魚飛泳于烟波莽蒼間堂中有書萬卷悉君手所校定客至輒飲卷與樂飲劇設留連竟夕迺已君羊姿秀朗每雨止風收挾小舟以葦牀茶竈古玩器自隨逍遙容與扣舷而歌望之

者識其為世外人君少敏于學蘊積之素一發于詩永始高談性命以師道自任至其在石洞推明雙峯之說上及于考亭多諸生昔所未聞莫不敬服焉君所為詩有靜春堂集八卷龔氏子敬為之序謂近半山而漁陽解于公稱其閑遠清麗稍加精密少陵不難到其為一時名人推重如此吳興趙公嘗取汝南先賢傳所記漢司徒袁公卧雲事寫為圖以遺君且曰予作此圖正以通甫好修之士使之景慕其高節爾則君之人品固不問可知君母趙氏濮安懿王八世孫女妻奚氏子男四人長震次泰次晉皆張出次駉陳出女五人長許適金大聲永行而卒次適顧天麟仲振孫頌正許德明孫男三人孫女二人俱幼君卒以大德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得年四十五歲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長洲東鄉吳褚墩先墓之次後二十有八年是為

元統二年于是君長子震已死泰及晉實始伐石以狀來謁銘泰好學而有文稱其家者也銘曰

居之熙々行之施々世非我遺我有不為臚言歌之其聲也希昭昭其垂表以刻辭

楊仲弘墓誌墓

仲弘既卒之明年潘往哭焉其友婿蔣堂伐致八歲孤還之言曰先人墓之非先生莫宜為銘此先人治命也敢奉以請惟先生哀而許之潘不敢不謹也初潘與仲弘不相識輒以書締文字交凡五年始識仲弘後十有一年乃與仲弘同舉進士又八年而仲弘死矣嗚呼其忍執筆而銘諸仲弘諱載姓楊氏其先建州浦城人上距宋翰林學士文公凡十一世曾祖有雍祖祐之皆有隱德父起潛補京學諸生因家于杭故又為杭州人

仲弘少孤事母季氏盡孝而有禮年幾四十不仕田理間用之
得其文薦之行中書舉茂材異等不行周御史景遠強之至京
師俄以母喪去賈戶部國英數言其材能于

朝遂以布衣召入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與修

武宗實錄書成褒賜甚厚居亡何謂管領徐官海舡萬戶府照

磨並提控案牘于是

仁宗在御方以科目取天下士仲弘首應 詔登延祐二年進

士乙科用有官例恩視第十大授承務郎饒州路同知浮梁州

事秩滿遷儒林郎寧國路總管府推官未上以至治三年八月

十五日卒得年五十有三泰定某年某月某日葬杭州錢塘縣

某鄉某原娶瞿氏子男三人長即選次邁次迪俱幼仲弘平居

性和易然于論議臧否未嘗有所假借其游 從皆當世偉

人吳興趙公在翰林尤愛重之亟稱其所為文由是仲弘名益
聞諸公間蓋仲弘于書無所不讀而其文二以氣為主毫端疊
疊從橫鉅細無不如其意之所欲出譬如長風怒颿一瞬千里
至于碣岸之縈折舳舳枕側亦未始有所留碍也凡所撰著未
及詮次以行而人多傳誦之潛嘗評其文博而敏直而不肆仲
弘亦謂潛曰子之文氣而有未阨者也然已密矣潛每歎服其
言今已矣無與共論斯事矣嗚呼而尚忍銘諸姑述其概以慰
吾亡友于地下云爾銘曰

嗚呼仲弘而止于斯孰昌其氣之死不良優 其辭不屈不枝

有壘一宮文塚在茲過者必式考予銘詩

張弘道墓誌銘

弘道既歿于枕其子正蒙奉柩還山陰而狀其世序官闕來求

銘以葬予與道弘同對 大廷同校文江西又同校文江浙
未卒事而道弘移疾丐休致去卧翔鸞佛舍竟不起悲夫尚忍
銘雖然知弘道者莫予若也銘非予將誰屬弘道諱士元姓張
氏弘道字也弘道生官家而自其少時不習貴游子弟嬉戲事
稍長從鄉先生黃君受讀毛氏詩為舉子業場屋事廢士之心
于祿仕者率投牒求察舉捕儒學官弘道恬然不以動其意左
算石瓢幾四十年會有 詔行貢舉法有司乃起弘道使就
試遂以延祐二年賜同進士出身歷將仕郎慶元路鄞縣丞從
事郎池州路青池縣尹承事郎太平路總管府經歷用致仕授
承直郎同知鉞山州事 命下弘道已卒其卒以天曆二年
十月二十日壽六十有四葬以至順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承務
鄉某山之原弘道為人內朗秀而外朴疎所學務乎實其居官

以樂易稱未始求赫赫名眩流俗嘗平反貴池殺人獄亦不自
以為功也由是吏弗忍欺而民思之却使者考其績交章以聞
事格不下代弘道為鄞貴池者皆弘道初持江浙文衡時進士
人尤以為盛事云弘道世越人高祖澤宋孝宗龍飛進士由侍
御史諫議大夫至兵部尚書後以寶謨閣直學士食祠祿其行
事見高公似孫所為碑文曾祖壁通直郎養書武安軍節度判
官廳公事祖厚之承直郎温州樂清縣尉父續古將仕郎入
國朝以弘道宣七品贈從仕郎處州路慶元縣尹母趙氏知西
外宗正事少師不遷之曾孫女妻胡氏太府卿直敷文閣太初
之孫女今以贈若封並為宜人子男一人正蒙也當以蔭得官
未調予聞弘道垂屬纊猶力疾坐語精爽殊不亂其所存必有
過人者然則予之知弘道抑未矣銘曰

樹之既同有獲而弗充不藏于躬獨以耆終後其豐

承德郎中興路石首縣尹曹公墓誌銘

公諱敏中字子訥姓曹氏濶之龍游人曾祖日新祖克己父心
 易精于易學全以公貴贈承直郎衢州路總管府判官母俞氏
 贈恭人公幼慈祥謹言行以尚書專門用察舉補儒學官歷龍
 泉永嘉兩縣教諭會有詔行貢舉法首取江浙行省鄉薦
 登延祐二年進士第二甲被上旨賜進士出身授承事郎
 慶元路同知奉化州事公康事詳練而不為矯激暇日未嘗廢
 書使者行部甚加敬焉秩滿調本路定海縣尹到官之明年春
 多雨而夏苦旱麥爛稿苗歲大饑公竭力拯之人賴以生縣民
 包買食益三倍于元會計之數行省以公所言下于轉運司減
 其虛增之額一千七百七十餘引民力以寬丁內艱服除起為

承直郎靈國路總管府推官凡所鞠問無不得其平而繫囚免

寒暑燥濕疾病之苦歲適大旱民乏食郡守謂公曰靈國一縣

饑民九萬六千命懸于旦夕聞公在定海救荒有法敢以謏子

幸母以職掌拘也公聞命即行還報曰義倉徒為文具而勸賑

未必能周徧非得官倉不可郡以公言上手行省為發水陽倉

米二萬石付公往賑之部使者大喜會宣城縣民亦以乏食告

乃發錢給驛命公亟行毋緩所活飢民九萬六千秩滿遷承德

郎中興路石首縣尹未上元統二年三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

年七十以至元元年九月二十七日葬于靈山鄉麻溪之原公

娶鄭氏贈恭人子男二人長曰康次曰宣女二人適何某黃某

孫男四人長宗瑞用公蔭入官今為處之龍泉尉女五人曾孫
男四人女一人宗瑞不遠數百里以書抵潘曰先大父葬已久

而塚上之石未有刻文敢以為請潛載念疇昔江浙所貢南士
同對于大廷者八人公與吳郡千公衰然前列潘亦以非才忝
未預綴及筮仕皆在海濱州縣壤地相接而潛去公治境尤密
運數因事過公獲奉笑言曾歲月之幾何而星離雲散之八人
者惟千公與潛獨存千公以休致進官八座而公終于百里宰
其嗣子又不取世祿幸其孫能自刻厲有遺澤公沒不忘也潛
以後死屢嘗銘吾同年之墓雖哀朽荒落何敢干公斬一言乎
興懷存歿第感創而已銘曰
予之也厚兮取之也廉既翔而集兮不飛而潛素乎其位兮養
以恬能讓必豫兮有後之占石刻可徵兮靈山巖巖

茶陵州判官許君墓誌銘

茶陵州判官許君既卒其友危君素曾君堅奉書若此來徵銘

以壘嗚呼潛于君同年生也安敢以不敏辭君諱晉孫字伯昭
其先汲人宋南渡後徙建昌曾祖通葉州團練使祖開建義校
尉父炎仕
師介以謁趙文敏公又因文敏徧游丈人先生之門以為薦者
被旨補國子學生一時名師儒皆大奇之博士姚公尤器
重焉會有
詔設科取士君首以諸生擢延祐二年進士第
上方好儒進士當得官者悉命界便近地以寵榮其初遇君用
是得建昌之南城縣丞天燈寺僧甲與乙有私怨欲殺之既操
刀入其室值乙將爨捧所放米而出驚仆于地奴走救得脫甲
即以刀自刺連呼殺人且訴于縣獄已具君閱其牘曰捧米復
能手殺人耶卒直之太平山中有竊浮圖氏四果之名以為教
者衣文高坐日臨其徒泉南廣東慕而趨之者金帛填委所聚

男女恒數百千入不法之狀暴聞于官而吏置弗問君謂是將
註誤吾民為大姦亟列上于郡杖其首百其風遂哀凡君之處
事精敏而剛果多類此藍田鄉民訟爭屋新城縣民訟爭山皆
久不決郡併以新城縣事詆君聞君決事平或以屋歸其主或
以山交相讓其能使民化服又如此郡守初怒君不阿數權沮
之君奉所受命書詣府曰上下相承以禮而已某不善事
上官則有罪乞免去府僚既論止郡守亦愧悔而加禮焉尋以
南城例不得置丞改贛州錄事其治如在南城時色銀令下君
鉤校物力之厚薄以應令民用不擾歛錦局吏竄毀匠籍而辜
聯追呼濫及民伍君白于郡發架閣舊籍証之其弊以絕豪民憚
君之政不便于已詣部使者証以他事郡長貳素知君率其屬
以去就明之部使者大驚訊之果証也秩滿調湖州路長興州

判官未上丁車夫人憂居喪一用古禮服除殊無仕進意有司
以聞乃以茶陵州判官起君于家行及境病暈歸居久之復以
病疫而卒至順三年六月六日也得年四十有五階止承事即
塋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南城某鄉某原君性介特而羣居踈
踈早讓待儕輩如文兄與人言不苟為容悅然亦不以訐為直
其在南城官廨去家近日步出視事後雖居它官因不蓄馬市
薪菜自烹飪而食畧無難色權貴人有遺以美衣數襲者受而
弗服也君筮仕後始學于內翰臨川吳公每以及門晚為憾其
為文無曼詞能辨而多骨鯁之言詩尚蘊藉未病前一月夢為
詩云至道難聞歲年晚聖賢不作後世亂詰旦語人曰吾詩辭
意甚悲殆不類平生作及曾君求遺稿其家所夢詩在焉嗚呼
其可哀也已君妻南豐趙氏有子一人曰章初君之季弟鼎孫

卒後一歲趙夫人卒又一歲君遂卒甫四歲仲弟益孫亦卒不
兩月而鬱林府卒卒今存者惟一子嗚呼是不又可哀也夫銘

曰

將聖之門政事殊科兼取其長君材則多殃慶非類報施何以
未定者天君尚有存

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程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端禮字敬叔姓程氏其先遠有世序而譜牒莫詳所可
見者漢有海西令曹唐有子左衛率府曹書參軍某其自鄞
陽徙家于鄞則由曹曹之大父珍始故今為慶元之鄞縣人歷
五代至宋仕者恒弗絕曾祖振父承務即平江府百萬倉司門
祖在孫通直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事父立鄉貢進士入

皇朝贈從仕郎知仕署丞母王氏徐氏並封宜人先生徐氏出

也初用舉者為廣德之建平池之建德兩縣儒學教諭歷信之
稼軒建康之江東兩書院山長用累考及格上名中書授鉛山
州儒學教授秩滿遂以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其在
建平興舉廢墜諸生之貧者必周給之縣尹王君起宗日率僚
友聽其論說且築室亦巖上命其子楚薰受業焉楚薰後出人
臺閣卒為時之名人繼王君為其縣者復倡好事之家為買書
萬卷覆以傑閣永康胡先生長孺記之其在建德增學舍以居
其徒盡復民所占田其始至也有田三百畝比受代而去有田
一千畝稼軒前賢遺跡多為人多據悉按其籍奪而歸之江東
新昇院額有司奉臺府之命選辟先生以闡教事學者翕然知
所宗仰

文宗在潛邸遠近侍子弟來學賜以金帛牢醴禮遇甚至子鉛

山則新其廟學豪家築室侵入後墻內地又莫能正先生曰于
 部使者命毀其室乃懼而請以腴田二十畝易之鷺湖書院之
 旁有道觀先生偶至其處有驢跑堂前隙地驅而復來默卜之
 曰地下果有物驢當復至已而驢果來跑益力乃訪觀主求發
 之得石碣十餘刻群賢像因為作群賢堂先是平章政事趙公
 涼及王御史理嘗舉先生可教國子趙御史承禧舉先生可提
 舉儒學俱不報先生歸後郡守王侯元恭踵門禮請先生學
 者師帥聞及旁郡講行鄉飲酒禮皆俟先生討論而後定即故
 有宋丞相史越正所置儀廩以助任族儒家昏喪之不給自先
 生為之督視貧者始實受其惠先生素所厚一二達官魁士相
 繼凋謝先生若有所不樂一日解舟遊東湖諸生載酒追及之
 飲于中流酒半酣指所墓地曰若豈知我之歸于斯不及也

即學問之道具在聖經賢傳吾嘗述之矣真知實踐則存其手
 人尚愁之哉諸生為之黷然各捧觴為壽而歸自是多以病不
 出久之病加劇客有將上京師者過而言別相與論宋季事媿
 媿不倦既正冠送客顏色忽變痰氣作壅者以丹劑進先生却
 之曰不敢服也目已瞶而頭稍偏門人樂良進曰先生頭容稍
 偏矣復張目端坐而逝矣至正五年夏六月甲子也享年七十
 有五以六年某月某甲子葬陽堂鄉之陶與娶潘氏潘為建平
 望族先生主教事時慕其賢而以女歸之卒因墓建平至是奉
 遷而合祔焉子男一人衍女四人孫男一人循理女三人蓋宋
 季之士率務以記誦詞章為資身取寵之具而言道學者亦莫
 盛于此時四明之學祖陸氏而宗楊袁其言朱子之學者自黃
 氏震史氏蒙卿始朱子之傳則自晁氏淵大陽先生某小陽先

生某以至于史氏而先生承之黃氏主于躬行而史氏務明體以達用先生素有志于當世惜其任不大顯故平生蘊蓄未克究于設施而私淑諸人者不為無功于名教也故禮部郎中韓公居仁嘗學于小陽先生其仕于先生之鄉與先生論議無不昭合行省屢聘先生較文鄉闈先生以為國朝設科初意專取朱子貢舉私議今多違之吾往宜不合力辭不往其源流本未可槩見也先生色莊而氣爽善誘學者使之日改月化而仲氏太史公端學克謹師法學者嚴憚之人比以河南程氏兩夫子云先生所著有進學規程若干卷國子監以頒于郡縣學使以為學法有畏齋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先生塋後二年門人徐仁等若干人相與謀俾同門生樂良奉宣文閣授經即危素之狀來謁銘潘章嘗辱交于先生微于狀無不合乃併以平昔

所知者論次而銘之銘曰

大道孔夷聖賢同趨故庵俗裂師異指殊真儒有作乃發其藹先生之傳遠有端緒左規右矩蹈夫大中居之以寬休休有容道之將行夫豈弗任委蛇進退時行時止志局于位厥施未豐惟其教思垂于無窮門人謁辭論讓遺德併于方未永有矜式

南陵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王氏諱

炎澤字威

仲學者因其別號尊之曰南陵先生

其先系出太原五季時自會稽徙之義烏者彥超官至節度使其遠孫固蚤游安定胡公之門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宋三百縣人取科第自固始卒官思陽令右正言知制誥李公清臣銘其墓固諸孫從用生說贈宣奉大夫工部尚書郭公三益表其墓說生永年壽年登紹聖元年進士第嘗仕于京師而僑居于

濟南後復居義而占籍焉終于中大夫知福州文安縣開國男
贈正議大夫子鑄通判嘉興府贈金紫光祿大夫鑄從仕郎嚴
州司法參軍娶陳忠肅公子直秘閣正景之女其歿也正景誌
其墓鑄子宣提舉廣東常平茶鹽贈中散大夫寅歷知宜連藤
柳峽饒江七州積階朝請大夫喬年子濤承奉郎濤子寓江東
轉運司幹官其世序官閣見于譜牒如此餘以賞延入官十有
一人有通朝籍到郡符者不可悉舉運幹則先生之高祖也曾
祖諱誠祖諱衛道並潛晦弗耀考諱濟以景定二年應薦為國
子免解進士妣葉氏軍器監丞夔路轉運判官蕃之孫女通齋
隱君由庚之女也先生少嗜書稍長治舉子業頴出儕輩間運
去物改而場屋尊殿因得專意探索聖賢之微旨家庭所受既
有其素而通齋為外大父又從徐文清公傳考亭朱子之學風

聲氣習之所存感發尤多而操行愈堅窮居約處開門授徒絕
口不言仕進久之乃用却使者察舉起為東陽常山兩縣教諭
遷石峽書院山長所至善教養而得士譽在石峽歲餘即弃官
而歸徜徉于家林逾十寒暑至順三年八月十三日以末疾卒
享年八十其年十月十日葬縣南崇德鄉陽湖山先墓之次先
生氣額充偉而襟度疎暢待大士本于誠言論磊落無所隱蔽
莫不敬服焉為諸生講說務推明其大義不事支離穿鑿文簡
質而生于理詩極渾厚而間出奇語不屑以雕飾求工也有南
菴類藁二十卷初考君無子嘗鞠其族子而克弗家復選於族
人得先生以為子俾盡有其田廬之不均先業未有不因以贖
者也考君賢其言卒成其志而均給焉族黨以是多之娶傅氏
前三十年卒先生之墓實同兆域子男二人長良玉常山縣儒

學教諭次良取女三人適傅保許文俊傳復享孫男四人裕璋
補初曾孫男女三人良玉莫先生始將兩紀乃來諭于潛曰先
人家居教授前後及門數十人而無顯者不朽託之非于其
誰願以子方效官于中外未遑有請子既得謝而退失此弗圖
懼流風遺藁日就堙沒謹命次男禕疏其行實以俟采摭而論
誤焉潛竊惟吾里衣冠望族莫先于王氏文獻之相仍亦莫久
于王氏先生引而弗替畀付有人見其進未見其止豈必身都
高位而後為能世其家也哉潛自總角忝預弟子列今也髮種
種矣嗟逝者之如斯愧前聞之荒落言不能文而義不能辭銘

曰

婺女之墟孝子之里以儒起家聲自王氏世科世祿恒不乏人
重珪疊組萃于一門是似是續蟬聯十葉復抱遺經修其世業

先生承之弗墜益振如木有本如水有源教施于鄉佩衿濟
道之將行乃止不仕尚克有子而又有孫餘潤所蒙有材彬彬
趾美于斯垂裕于後嗚呼先生是謂不朽

葉審言墓誌銘

至元元貞間詔使者振舉學校悉延致前代遺老以主教事一
時英俊之士咸立下風惟審言夙負材望以弱冠之年與之並
登于師席衆皆羨慕焉審言頌獨恬于進取筮仕垂四十年猶
俛首常調隨牒遠方後來居上者不知其幾及審言以六品官
致其事而竟不得從容享一日之安嗚呼悲夫審言姓葉氏諱
謹翁審言字也世為婺之金華人曾大父大治縣主簿卸受業
呂成公之門以所得于成公者授徐文清公儒文清後為朱文
公門人高第而于大治君執弟子禮沒身不哀大父榮發深自

韜晦罕與物接父霖始復以其學私淑其里人故端明殿學士
王公望知南康軍葉公閻咸敬禮焉仕皇朝卒官將仕佐郎發
州路蘭溪州儒學教授致仕母曹氏有賢行審言性明達而蚤
有知于書無所不讀由家傳之端緒所儒先之源委卓然自立
諸老無不樂與之遊舉教官歷浦江義烏兩縣教諭升衢之明
正書院山長丁外艱服除上名銓部借授處之縉雲縣官政鄉
巡檢丁內艱服除遷吉安之吉水州學教授秩滿調泉之晉江
縣主簿階將仕郎同條有與之不合者力構陷之部使者雖莫
能察而心竊疑焉不及竟其事而去後使者得審言受証狀而
不欲自為異同乃贖其罪而解其職頃之仍舊階改調婺州路
司獄在官五年以老請謝事授承務郎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
致仕命下審言已以疾不起審言事親孝父子自為師友念母

老不可一日去左右所至必侍奉以行仲弟無依贈之終身平
居寡欲治家有治吉凶慶吊一遵成法家範曰吾有所受之也
貲產素薄而室廬再厄于災至無一椽以庇風雨僑寓說齋精
舍久之乃得老屋數楹僻在東郭外教子之暇日以種蒔為事
暮年徙居城西北隅間微祿不足自給處之晏如時從朋舊飲
酒賦詩陶然自適易簣之旧有書數卷田數畝而已審言所居
齋室扁曰四勿自號贅翁歸自泉南又自號曲全道人所為詩
文和易平實無纖麗之態有四勿齋稿若干卷曲全集若干卷
藏于家審言生于宋咸淳八年四月十六日卒于今至正六年
十月十日年七十有五娶蘇氏文定公世孫女後三年卒以
某年某月某日合塋金華縣赤松鄉羅家橋之原子男三人長
敬之處州路慶元縣榮慶鄉巡檢前卒次復之未仕次泰之蔭

補江澗行中書省廣濟庫子女七人其五適同郡嚴弘道趙嗣
滋杜宏喻德順潘繼善其二以疾在室孫男一人因女二人其
一適浦江張裡其一尚幼審言所交皆四方名士里居之日最
所友善者許文懿公謙翰林待制柳公貫太常博士胡君助禮
部郎中吳君師道翰林修撰張君樞而潘亦幸獲陪諸君之末
至是諸公多已凋謝惟胡君與潘獨存故泰之求胡君為之狀
而屬潘以銘嗚呼悲夫載念潘之少也從先生長者詠歌先生
之道于寬閑寂寞之鄉將以是終其身審言力挽之出而宦游
不遂晚通朝籍以親老請外遂納祿而歸審言適已掛冠往見
之雙溪上握手道舊故殊歎洽別去南一月而審言逝矣又一
月而潘蒙恩錫名欲伸縛惟之一慟而不可得銘固不敢以諉
于他人也嗚呼悲夫審言分教兩縣所至以教養為務興壞起

廢之功尤多其在明正書院復道流冒占之田二百餘畝吉水
號多士教官良不易為審言虛之有道由是士論厭服審言為
巡官則能使盜息而民安為獄官則能使囚徒而不失其所誠
可謂得職其而審言之所以不朽者不專在此也茲不詳述焉
銘曰

有作而興載揚其英胡不奮飛徐吾行冠勉從事靡愛其力
孰虛若盈戰兢夕惕不疑于人蹈夫危機困而能能亨周間險
夷皇仁在上天日照臨朱紱之來于尤有權鼓缶而歌式全吾
歸孰昭其昧曰有刻辭

黃彥實墓誌銘

彥實諱叔英明慈溪黃氏年五十有五以泰定四年九月某日
卒于鄞明年九月庚申葬餘姚之竹山潘異時與彥實游彥實

言今天下文章鉅工知我者惟伯長伯長必先我死我死子其銘我伯長故翰林侍講學士表文清公也潛執馬晚出于文清無能為役彦實乃欲以之承其乏耶而孰知潛之哭文清僅踰月又哭彦實潛雖不敏彦實之言詎可忘耶初

朝廷既新貢舉法而場屋事久廢老生宿學多已物故後進之士無所依承則相率之彦實受弟子業凡彦實所指授取科名預為書者相望否者亦且去而補儒學官人皆為彦實喜而彦實顧不能少自貶以就有司之繩尺訖無所遇合以死人又莫不深悲之其知彦實者若是而已至于彦實之所存知之者未必盡也彦實之先大父文深先生宋寶祐丙辰文天祥榜進士負材能尚氣節而甚遠于經術所著書世多有之蓋先生之學一以躬行為本故其在朝著見謂忠鯁而分符握節所主舉其

職業風采凜然先生三子俱克紹其家學而彦實最少介然特立不務為苟同尤酷背焉文清稱彦實少游故都見世所稱知名人率脂韋自保秘悅恨無可與語酒酣氣雄謂海宇方晏安休明宜取天下事置念慮以入計畫否則搜抉險幽浩然為萬里游遇不遇命也未幾泝采石上漢江西游荆襄歷觀用武關要荒榛廢壘猶有能言昔時得先益慷慨自振而所見公卿大夫與夫布衣之士則皆與昔交游者無大異于是治其居曰憇庵閑門讀書益不妄交嗟乎彦實之于天下獨以文清為知己而文清之言如此彦實所存繫可見矣彼以是瑣瑣者為彦實置欣戚焉何哉彦實嘗為晉陵宣城蕪湖三學教諭又為和靖采石西院山長間以茂異遣詣中書弗果行彦實殊不以小試為辱亦不以不大用為訕也彦實于經史百氏之書過目輒成

誦為文雋拔偉麗意氣奔放若不可禦而要其歸弗畔于道有
慧庵暇筆三卷詩文雜著總二十卷藏于家彥寶之曾大父曰
世堯大父曰奉議郎一鴛父曰朝奉大夫宗正少卿震文潔蓋
門人私謚云母趙氏封安人而彥寶沈出也娶岑氏先卒再娶
王氏子男一日祖德女二長嫁岑可久而夫次未行銘曰
物之不齊雜糅錯出惡妍喜媿千古一律德人天游不物于物
尚無有已孰為得失惟是浩然之死不沒磊落崢嶸軒昂突兀
發其遺編猶見勞勩第以布章用告幽室

錢翼之墓誌銘

翼之姓錢氏諱良右世為平江人曾大父世昌大父恪父宗慶
俱未仕而大父用其仲子台州路總管府判官宗顯恩贈承事
郎鎮江路丹陽縣尹翼而不凡長益聞敏徐文貞公持浙西

部使者節台州君處其幕下翼之因得侍公左右公見其言談
舉止謹飭有禮大奇之台州君同幕多名流公語之曰錢生濟
濟有儒者意度令親簡編必成令器翼之亦感勵自力于學公
所為詩文必出以示翼之其取重如此翼之既游文貞之門至
于前代遺老若并陽周先生淮陰龔先生當世宗工若剡源戴
先生隆山羊先生永康胡先生翼之無不接其緒論中州雅望
若蘄上李公漁陽鮮于公暨一時賢馬之士亦皆折行華與翼
之交故其聞見最為詳博而吳興趙公巴西邵公遇翼之尤厚
數引拔之翼之殊無仕進意至大中行尚書省署翼之吳縣儒
學教諭翼之欣然就職已代去輒不復出間居三十年安貧守
約未始有求于人一室蕭然坐客常滿詠歌酣嬉無虛日里中
子弟來就學亦弗拒也御史聊城周公舉翼之宜在館閣未報

而中書連被

上旨擇工于書者俾書農采輯要大學衍義有司悉起翼之以
 應令竣事薦章交上亦不報浮光王公與翼之生同歲居同里
 公由戶部尚書參預河南江北行省事念故人之存者獨翼之
 將力援之于朝而翼之素志丘壑至是亦既老矣翼之性
 夷曠與人交無町畦薦于故舊往來尺牘哀輯裝治惟謹時出
 以示人曰吾非以此術其識人之多特于其間有情辭詳切關
 于世教者不可廢耳然不喜於苟同人有不善或面斥之以其
 行孚于人_{不以為異也}大參金源王公嘗問翼之曰錢氏起五
 季有吳越子弟多在東南且世有顯人君豈其裔耶翼之曰此
 無可稽也蓋某之先有甌壚沽酒者每見故書紙輒手拾聚而
 焚之曰吾子孫其有與于文學者乎公聞翼之言深服其質直

翼之晚自號江村民人因以江村先生稱之至正四年五月八
 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七疾已革猶正巾危坐秉筆作弟
 姪書頃之而逝初室徐氏廣德縣尉逢吉之女無子繼室丘氏
 宋龍圖閣學士贈特進岳之曾孫承奉即稷之女子男一人曰
 達女二人長適張元善前卒次適吳某孫男某女三人皆幼達
 既以其月十有八日奉柩塋吳縣靈岩鄉黃山徐涇先墓之次
 而刻石誌其歲月且遵治命以狀未徵銘予辱游于翼之父子
 間甚久別去十年而翼之遠不可作其以銘見屬望予厚矣達
 又好學有文能嗣其世業而汲汲焉用意于不朽事予何敢辭
 翼之有詩文雜著若干卷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已為之序以
 故弗論翼之于古篆隸真行小草無不精絕豪家貴人往往傳
 藏以為珍玩有或所挾而強使為之雖奉以百金弗顧也人多

以是敬服之而罕有論其出處之大致者序而銘之庶幾來世
有以知其人也銘曰

由學而升不近乎名既仕而止不失乎己藏之若虛以浮湛於
間里優游卒歲匪依隱而玩世^惟以求夫志欲知其人視此刻文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